

易經證釋

第 上

六

冊 經

易經證釋 上經第六冊 經文講義

釋別
頁數
卦別

總釋象例	一	三一	六九		
釋象	五	三三	七七		
釋象辭	七	三五	七八		
釋象辭	十	三七	七九		
釋爻辭	十一	四〇	八七		
疏述	二六	六一			

比卦

小畜

履卦

則有功。樂則忘事。聖人垂誠。重師薄比。良有以也。

然比之爲比。非不可用。乃不易用。非不當取。乃不宜輕取。則以有其衆。有其親。其勢不可侮。其德不可限。唯在于善用之。而善處之。則功自弘。業自大。故稱比爲樂。乃言其大用也。果因其樂而平成之。則長樂。若以其樂而自怠荒。則反樂爲憂。師反爲比。比反成師。二者憂樂之機。亦憂樂之兆。如應憂而憂。則成師之功。此君子有終身之憂也。如應樂而樂。則致比之業。此聖人與民同樂也。故恆視其德業焉。憂樂者。德業之所始所終。成敗由之。禍福隨之。可不慎哉。

按比卦象。亦含此義。在上爲坎。一陽居中位。在下之坤。均爲陰爻。羣

陰奉一陽。卽大衆歸于一主之象。而坎險坤厚。陽剛陰柔。險以馭厚。剛以長柔。以一下衆。以權約民。則比之于。一國之君。天下之主。已有其衆。已得其輔。其時實易。其位實宜。唯在有德以副之。有政以成之。有其道以安享之。有其威譽以振作之。庶乎克統其衆。克致其用。固非僥倖可冀。昏庸可得。暴戾所奪。巧譎所取者也。故必視其所造。而後長樂永康。此比之異于師者也。師以憂而有功。是在下位之事。比以樂而立業。是居上位之人。二者處境不同。心懷乃異。所事不類。致用亦殊。得比之正者。君主王侯之業。失其正。則盜匪魁渠之類也。故反師爲比。而比自有其正道焉。聖人述比之象。以與師較。則可見夫

治平之道矣。比之對爲大有。大有亦相得有合之卦。天火同類也。地水同類也。大有之反爲同人。亦如師也。皆有其同情。得其合作用之。而當則帝王之業。不當則反害其身家。此雖天數使然。要亦人謀所致。學者勿以彼誤此也。故一卦之中。吉凶互見。一爻之內。主客不同。人事之所爲。則存乎順逆。天數之所見。則關乎推移。苟合而觀之。當得其旨要矣。

宏教附注

今講比卦。比爲師之反。亦物窮則變之意。事常有始于此。而終于彼。發于東。而止于西。其所以然者。不外極則變。窮則反。天地有限。

歲時有度。欲求進而不止。不循環不得也。故變與反。亦常道也。正道也。不過在一方看。則有變反耳。自大造言。初无殊異。如一人廻旋斗室。或來或去。總屬于行。不以來爲常爲正。亦不以去爲變爲反。然自室言之。則有東西之向。上下之分。而合之時位。則有順逆之途。吉凶之判。故數者。爲人言也。非爲天也。人有宜否。天无之。人有利害。天无之。此爲吉爲凶。舍人事外。固不足以定論。而人事又可以趨避吉凶。以挽其數。則數雖爲人定。亦不足以定人。唯在人

之自致之耳。賢智所以勝天。愚不肖所以逐數。其間相去。如霄壤。則吉凶又豈易言哉。世人執一不通。恆以此吉彼凶。此順彼逆。

嗷嗷爭論。而忽其大者遠者。是雖日言數。仍不能達數之用。抑奚益哉。今以易之各卦。反正相間。順逆相乘。以指明天數自然。俾人得夫吉凶真象。此 夫子之微意也。

又曰。比相比也。必有同類。如甲比乙。此比彼。至少在兩個以上。方得謂之比。故曰朋比。或曰比擬。而古文一字數用。去聲則爲比附。有毘界之意。皆曰比。師者以一正衆。故曰師。比者以衆比接。故曰比。二者皆衆也。而用不同。師則有畏而自警飭。比則偕樂而易怠荒。故師多功。而比多過。今師已講過。諸人于講比之時。仍宜回溯師之用。一正一反。相比自明。

比卦辭義。本卦象而生。名比者。以象衆人比並之意。水與地並居。其性近而情宜。故曰比。而隱含爭競之意。雖近而易背。雖從而易睽。則以其失于和。離于德也。在五行。水土相克。雖比而不易合。雖衆而恆乖離。勢使然也。故比字異于从。从爲順行。比爲背立。是形近而懷遠志。外親而內自疏也。故曰處狎暱。一旦相違。則同仇讐。聚居歡樂。一事啟隙。則生怨恨。小人之恆情也。唯君子戒之。故和而不同。親而不侮。近而不褻。好而不淫。久居而敬如初。長處而交不渝。无朝夕之殊。冷暖之異。无終始之判。利害之乖違。則其守也正。信也。堅。待人以公。恕。自持以貞潔。故如水土同類而不害也。若夫小人之志。樂則極淫。

怨則深恨。利則與共。害則遺人。以情慾爲愛憎。以勢利爲去就。故比之爲禍。不可旋踵。狎怨暱仇。毀交敗節。天下所由亂。國家所由敗亡。可不慎哉。故比之君子。益友也。比之小人。損友也。正人而比。國之福也。匪人而比。天下亂也。能識此理。治道備矣。人道明矣。故讀比辭而得易教焉。生不得離羣。居不得无家。行不得无國。聚族以長育。合衆以經營。此人之不可避者。而必自審于比之道焉。有國與天下者。尤爲要矣。易教先其大者。乃舉治道以概其餘。順人之情。而利用之。因民之好惡。而導之以正。決民之利害。而致之于中。就其親近。而久要之。本其歡樂。而長保之。此觀比而得其義。察辭而著其旨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宣聖講義

此比卦彖辭。言卦用吉凶之大概也。比以相近之樂。其德以坤之厚。合坎之險。外剛內順。故占吉。此大體也。原筮者舊辭。亦先天未變之象也。原筮與今異者。取用不同也。今以乾爲先。以動爲用。原以坤爲主。以靜爲德。原筮爲元永貞。秉坤之德也。坤備四德。元亨利牝馬之貞。比則曰元永貞。以有別也。坤德純陰。比則有陽。故雖具坤體。而殊坤用也。元者善之長。貞者性之正。而曰元永貞者。以坤之德。爲坎先天。坎在後天。代坤而先天。則純坤之用。以貞而永。可見其不得離貞。

也有其元善而能永貞。則德凝而用靜。其吉可知。吉矣。自无咎矣。而比在今筮。因時之殊。位之異。固有咎。苟保其永貞。即免。故曰无咎。不寧。方來。含數義。不安寧。一也。无寧如此。二也。不則寧矣。三也。方來者。正來也。言不寧而正來。其勢甚危。其趨甚急。以坤而動。入于坎窞。其險在前。而其行不可自止。則不寧。方來。明其後不利。有禁戒之意。若作无寧解。則以勢之逼迫。不得自止。无寧爲將來計耳。而方字有指位者。有指時者。各有意義。若曰不則寧者。以比之動有咎。果永貞而不行。自安寧而无險。其來亦有方矣。辭雖賅數義。究以不安寧之行。正來爲主解。以比雖吉无咎爲取坤之靜也。苟至于動。而行坎之險。

其難久安可知。聖人爲人道言。以長治久安爲本。今知比之難安。則求其所以安之方。此示戒而垂訓也。明比之象。乃暫安之時。前途危殆。正不可測。若以其安而忘于危。以其暫而忽于久。則比之所謂樂。乃巢幕之燕。所謂吉。乃塞翁之馬。禍以爲福。失以爲得。則其所至。必不堪告。故彖辭指所包藏之甚凶。雖吉无咎。不可恃也。事有始樂終憂。初好而後仇者。比之謂也。能酣于宴安。而醉于鳩毒哉。故有國天下者。不得不速圖之。後夫凶者。亦謂後來之不吉。比者相親而暱。相樂以嬉。比于男女而非正配。故曰後夫凶。以失其自貞。則必趨于險也。夫男女之合。必以義。人之所守。必以貞。今貪樂而好色。忘義而失

貞則所比者必非嘉偶。其凶也宜矣。以女子而嫁二夫。不貞可知。以男子而娶再醮。不義可知。不貞不義。縱情徇慾。雖不凶亦非吉。何況不免于凶。此以比諸失節之臣。背盟之國。喪守之人。忘信之友。不獨後夫也。而曰後夫者。本比之象也。人之最近暱者。莫夫妻若。而比之近暱。不以正不能久。因喻以再婚之夫妻也。

比卦既以衆同集。其相得必有道。以親相近。其相應必有故。是其初可以利用。其力已大。其勢已成。則其致功有可爲。作業有可期。引而接于正。則建設之基。納而歸于一。則平安之肇。此先王所以能建邦國。固疆宇。莫不資于比也。有競進之心。則業易精。有爭勝之勇。則功

必振。天下之大。興王之道。撫萬方而朝諸侯。建中極而威四海者。其所本在能運其民而一之。致其力而大之。良莠不殊其用。親疏不異其仁。爲能安內攘外。使其下不生心。懷德畏刑。使其民不相背。則比之大用在此不在彼。故彖辭明述其義。而揭其吉凶之數。辨其利害之因。俾後人知所法。而毋自敗其基也。故不寧方來者。明夫安之必速。後夫凶者。明夫時之不可失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以盡其旨也。所謂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以比之初可用也。猶自築室者。不如用人之垣。自建山者。不如因地之陵。彼已具其勢。我則從其方。是事半而功倍矣。比之相比。已有其衆。已有其力。如聚族之羣。部落之長。其下已順。其輔已明。則因而合之。其舉至易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謂剛中則柔見于外。以坤能涵坎。靜能節動。則孚元貞而占无咎。此數之所合。時之所宜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此句亦備數義。言上下相應則安。爲天下而能定其藩邦。此因應而安。而四方來朝也。反之則外寇未至。內亂已生。民心已離。遠憂方見。上下之應。而不安之方來。所謂危亡立待者也。欲轉

禍爲福者。當先從此辭而致力焉。後夫凶。其道窮也。此與前講義同。道不可窮。時不可失。因比之誤于比。使先時者變爲後時。其窮可知。其凶可見。反之。則前夫吉矣。陰陽之合。在得其正。一也。上下不應。則不安。二也。上下之應。由于能用比而安之。三也。因上下之應。而不預爲其道。使將來不安。四也。蓋在卦象。上剛下柔。其體固相應。而其德乃相害。如以水浸土。先天母子。固相從以濡。若以土投水。後天克勝。反相違以陷。此體用之異。動靜之殊也。在體則爲應而安。在用則爲克而不安。其實皆相應也。故不寧方來。備數解焉。爲國而能撫其民者。時之宜。位之當。乖時出位。皆不正也。猶乾之上九。亢龍有悔是也。

故君子貴知幾

又上下相應一語。後人多誤解其義。指爲羣陰與陽應。夫應者必相得而有合。所謂一陰一陽之道是也。若偏多偏少。則非正應。比以羣陰在下。與上之陽遠隔。是不能相得有合。欲其相應。必求所以能合之道。此吉凶在人事也。不寧方來吉也。亦凶也。視時與位耳。則所謂上下應者。亦含吉凶二解。合則應其吉。否則應其凶。不得以一應字而斷爲有合也。凡卦辭之有應字。其義皆如是。言卦爻之應。非必卦用之應。言應之或吉或凶。非必應之爲吉。讀者宜細審之。比之爲用在比而不爲邪。比而不至于背比而能久。比而克歸于一。則比之吉

也。樂也。若徒比而不能免于邪。凶于終。隙于末。各阿所好。自以爲是。則吉反爲凶。樂反爲苦。所謂无咎者。不免于咎。後凶者。誠屬于凶。則人事之責也。蓋比與師反。其德亦與師異。情感之所役。易失其正。偏激之所爲。易流爲害。此君子所以慎也。道窮一語。足垂鑒戒。有其時而坐誤。當其位而不爲。雖欲不窮得乎。故占比之象。用比之道。實大有爲之時。師上六開國承家。將于比見其事業也。

宗主附注

易經自文王周公制定卦序爻辭之後。凡前連山歸藏原有辭文。亦錄輯兼載。以明一卦有衆用。一爻有多義。雖周易採取不同前

書。而卦爻仍前。則致用自包括各易。故辭中恆有分列原辭與今辭者。原辭卽連歸原定之辭。亦可稱爲舊辭。而連歸以次序之殊。象意均異。所指吉凶利害。亦自不同。以主客異形。前後異勢。此之謂吉。或爲凶。先之謂利。後或爲害。乃時位所關。人事所感。各不類也。如同一地。敵我殊情。攻守殊略。非數之差。事勢之別也。而在同者。必有其共同之理。異者。必具其獨異之因。此不僅卦爻爲然。卦爻尤明著耳。連山歸藏。既異周易。其辭亦大殊。而其所同者。則亦與周易近。此周易所以仍錄連歸之辭也。比之所謂原筮。卽此例也。以比卦本无所異。因序異而用途異。然比與師爲反。則仍

同。其所不同者。遠近之情。間甚之理。略有差耳。故比吉。周易之辭。而元永貞无咎。則原筮之文也。言較无咎。所差一間。如以動定之異。主賓之分。進守之殊。升降之別。則或吉。或无咎。亦以人事爲主。故並載焉。大凡所謂原者。言有先天之意。三易對伏羲卦言。皆後天易。歸藏于連山。或周易于連歸。則可視作先天。蓋由所出也。如母與子。子在母後。則先有者爲先天。此非全易之先天也。故稱原焉。其辭則夏商之遺。其筮則周易之語。著一原字。明所自來也。比之全辭。皆合原筮。不僅象也。讀者識之。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宣聖講義

此釋全卦象辭。明告後人知其大義。言雖畧而指遠。文雖簡而道廣。所謂成治平之德。開太平之世。垂久遠之業。致天下之治者。不獨一方之政。一世之功已也。而稱先王者。爲言比之大用。貴先時也。先王所爲。百世之師。規模所具。天下咸服。故因比之時。達比之道。成比之業。唯先王之尙也。後人惡能望哉。夫聖人著此辭也。固爲表章先王盛德。追述古聖開國苦心。以勗後世之君子。而在位者。亦當勉繼承之志。圖不紹之功也。而在易教言。則重在用時濟世之事。蓋人人不必皆有位也。亦不必皆遇其封建之時。則卦辭豈无用哉。聖人不限

于用。不迷于道。古者重封建。則立國之所亟也。若時易勢改。而猶拘執古人之制。必至扞格无成。則唯有審時作爲。臨幾順應。以奉時爲本。以先時爲務。則因于比之辭。可竟比之道。不至履窮之凶也。故時者。事業成敗之關。人之窮通。物之生殺。莫不由焉。以比而能及時。自爲。何患乎窮。何憂乎凶。上有其位。下有其輔。而能孚元貞之德。成剛中之用。則无大小皆有功。又不獨建國之事也。凡易措辭。莫不舉其大者。以一概百可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宣聖講義

此比初六爻辭也。比卦六爻。下坤上坎。五陰一陽。與師相反。而其行也異途。其動殊歸。升降各違次。動靜各違情。順而悖。應而忤。相偕而不相識。相連而不相得。以其內外殊位。進退異時。故自初爻至上爻。吉凶不同。利害相反。此勢也。數也。初六在內卦之始。當坤爻之位。爲陰氣初啟。坤道始應。以厚載物。以貞立信。得地道之始。履坤德之吉。故辭合乎象。義同于象。蓋言比之初爻。本坤厚之用。行地載之功。而有其利貞之德。以應萬物。以安以生。以成其博厚之一也。夫坤者。應乾者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坤之所以爲用也。比亦從之。有孚者。利貞之應也。孚。信也。地以載物。守貞而利。盡羣生。此所以有孚于外也。

比之外卦爲坎。四爻爲陰。坎爲後天代坤之卦。又得乾之陽。初六與之相應。故曰有孚。言如鳥之解其雛也。其氣相感。其情相通。其生相依。其用相成者。皆曰孚。言以其誠相信也。如銅山之應洛鐘。琥珀之吸芥草。情性之契。氣脈之投。不期而合也。凡曰孚者。皆如是講。而比初六以全卦之始。合水地之用。其孚尤明。水地皆最信者。信以感物。无不信矣。如水之潤下。地之博厚。其德永不易也。故孚而在比。則稱其用而有孚焉。言或孚或不孚。將視其所致用也。如用而克充之。則爲永孚。如用而或從之。或違之。則或孚或否。故曰有孚。明其德之可孚。而必視其用之眞孚否。比之所比。初合終離。易契而難固。易從而

時違永孚與否。全在人之致用也。初六者用而未彰。動而未著。故不能全知之。然比之初固甚善也。先天之用體坤立極。其道主靜。其德爲全。故占爲无咎。言比之无咎。其本來无可咎也。有孚盈缶者。體坤之德。成地之道。載物而物歸之。育物而物聚焉。其誠信相孚而无不至。此所謂有孚盈缶也。缶者器也。盈其器者。孚之所感也。如以缶取水。水隨缶而盈。是水信乎缶而不渝也。坤上合坎之喻也。且盈缶者。以初爻之漸動。事之初舉。器有限也。而亦如其器以盈。豈非孚之所利哉。重言有孚。明其集也。必以誠信。必依仁義。必達性情。而後能比也。非偶爾烏合之類也。故比之初吉。乃其德也。終來有他吉者。地道

无成。代終之象。以坤之用。重在終也。終者始之對。來者往之對。他者我之對。有者无之對。吉者凶之對。比之爲用。皆取相對論也。言非全如是也。以比初爻。事之方始。行之方舉。而在象言。則其所宜者。在終來有他吉耳。外此則相反矣。故不言始往。而稱終來。不言自我。而稱有他也。凡卦用吉凶。皆有主客兩面之異。比之所吉。在他在來。在終者。則以比之易變也。其吉凶恆難定也。終來者。因卦上下之應。內外之殊。而重視之。凡言有他者。必非一途之可循。比者。相比也。必非一類之可稱。故爻辭如此。

夫比之爲比。以其有衆也。以其有類也。其相比也。必其近也。必其似

也。故此與此比。彼與彼比。各比其所比。而後見其德。致其用也。不必皆吉也。能孚則吉。不必皆凶也。相悖則凶。此比之所異于師也。天之生物也。原不一類。必有其族。地之載物也。原不一方。必有其宜。仁者廣大无垠之道。此其同也。義者辨析入微之道。此其異也。比者合仁與義。故同而異之。異而同之。故一國之內有封建焉。一家之中有昭穆焉。此先王所以制禮也。禮者定仁義之分。次同異之級。別親疏之道。明尊卑之序者也。而必有所孚。以孚衆情而諧同氣。以調異類而歸大同。此理之極則。斯治道之軌範也。故禮運有小康之世。有大同之世。其治不同。其所以爲治則皆同。蓋將以順人情。準物理。而致之。

于平也。賢者思其大。次者思其細。不肖者則混而亂之。擾而離之。此天下之不免有治亂也。故比卦所以象其同異。而辭則求致其平治。人道之所宜也。聖人不外乎情性。不背乎人已。一準于中和。而不拘拘于一人之利害。故比者從衆者也。初六一爻。重在他吉。即此意也。以克孚于外也。孚而不渝。內外同應。則他吉。即我吉。人之所利。即吾之所利。故以天下公諸人。以位均諸衆。建國而裂土。封侯而錫爵。名器不以自私。財物不以自富。位不己踞。權不獨攬。故能得衆之心。服衆之志。而以長保其位。久享其利。此所謂无爲而无不爲。不威而畏。不嚴而勸。天下咸被其惠。人民咸沾其澤。而已亦與其安榮。此所以

辭稱有他吉。即以應彖之吉也。稱有孚盈缶。即以應彖元永貞之占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宣聖講義

此釋爻辭之義。言其吉之自他至也。吉非已有。而致之自他。其吉更大矣。佛所謂自利利他。仁者立人達人。即爲自立自達。此他吉之旨也。此孚之所以盈缶。此永貞之所以終來也。雖然。人事尙矣。世未有人而得治其國者。堯舜之治。堯舜之德也。文武之治。文武之功也。堯舜文武。不自私其位。自富其財。乃能永居其位。久享其用。桀紂私

之。而反失之。富之。而反亡之。其爲己者。祇見其凶。未占其吉。則尤可證明比辭之所取義也。此爻辭旨。係明爲治之道。亦爲人之道也。後人多未達其義。遂使易教不明。可慨也歟。大學末章。全本此意。而傳中何以守位一節。尤爲比卦含義說明。世之讀者。要當會通而推擴之。則治平之道。可于此中得其究竟。更能引證禮運之言。小康大同之說。及春秋三世之語。則于唐虞已往之政。將來大順之世。均可瞭于掌中矣。

宗主附注

此文爲明治道。實古人治平心法。總不外本人情。以爲政。大公无

我以為治之則耳。易中凡言孚者，皆有效用。如中孚是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孚也。必以我之誠信感召之。未有以詐力服人者。人未服也。己之誠信未孚。是己之咎也。焉能責人哉。比之初六。基于坤之利貞。以成乾之元亨。實始于孚。而其功。則爲有他吉。其果。則爲盈缶終來。因果分明。感應至捷。人人之所同具者。此情此性。推而充之。草木猶化。則誠信以至治平。乃本末一致工夫。爲國者。其留意焉。

又曰。比卦六爻各有用。不獨上下卦不同也。而最要者。卦以陽爲主。五陰一陽。陽貴陰賤。比卦陽居九五。正與乾同。此爲得位。而與

師反。以上下不同用也。然比雖以陽正位。却非如乾之剛。則一陽處羣陰之間。恆易受蒙蔽之害。故名曰比。貴在能比也。比者。相比而有爭競之心。相比而懷背叛之志。故得位雖正。而處時嫌孤。以人事言。必善用其長。方可杜其患。否則將自失其勢。而爲羣小所搆難之秋。故治亂在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衆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易傳有鑒于比而立其教。儒者祖述之。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則也。人者。所以守位者也。人不得。則位不保。此人字。指治人與受治之人二者而言。而何以知其孰爲得失。則在乎比。比然後知其得失也。有賢者比。則知其最賢。

有善者比。則知其最善。因比而知其人。因人而知其治。此比爲成治之本也。夫人人民衆矣。心思雜矣。而比以正之。以類之。以一之。則衆者歸于大同。雜者底于至中。此比之功也。故上下皆用比以成其治安。而後國天下不復變亂。此有位者所當知也。不然。上有位而自驕。下有衆而自恣。驕以失其民。恣以宄其法。上下相賊。而比于亂。人各有離心。事各有二制。則衆者助其爲暴。勢者縱其行險。則上下皆失。更何以保其位哉。此不克自比。而徒求其用之過也。故比之大用。不外于人。不外于仁義。不失其位。不失其財。不失其政。乃不失其衆。以克治其國天下。而趨于大同至中。而後比之道。

以達。易之教以成。儒者之治功以見。其所關不亦大乎。故讀比辭。貴通比用。比固兼善惡。賅禍福者也。唯人自擇焉耳。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宣聖講義

此比六二爻辭也。言比內卦六二居正位。已有其守。而坤德在貞。能正位而守以貞。其吉可知。故爻辭如此。夫比之爲用。類以相乘。順以相接。同道而有合。不至中離則吉。反之則凶。此比卦全體之旨。不獨六二一爻。而六二以處內之正。能守其正。不失其貞。則所比者。必能同心同德。合以永久。至誠至信。孚以不渝。乃君子之交。信義之契。厚

德醇情靜。居安作如處女之相守。潔士之自愛。純乎天性。本乎至德。不誘于外。不搖其中。長保太和。悠然天真。乃以貞吉。而順乎道行。此所以稱爲比之自內也。自內者。以地位言。則其本位。以時日言。則其至中。以所交言。則至親。以所行言。則至順。以比而相得。猶夫婦之好。兄弟之愛。無間于物。不違其情。故曰自內。猶曰其本親也。天性使然。道義所合。則和樂永久。如地之博厚廣載。無棄于物也。而內字尤示其至親至近。本來同德。雖曰比。實則一也。坤之德。凝一而靜。六二效之。以位應時。以德應占。此自內貞吉。乃一貫者也。非二義也。不以貞吉安云自內。不孚自內。安保貞吉。如人之誠。必先契乎心意。心意未

孚。誠于何有。故自內者。猶人之誠。能合其心也。心身同誠。內外同貞。此六二之象。而占者自獲其吉。以不失其本德也。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明其爲貞吉者。必先自保其內心之潔。自守其內體之真。自樂其性。自安其天。始能孚于永貞。應于坤元。故曰不自失。言此貞德。人所自有。藏于身內。時不自失。即足召其吉矣。推之待人接物。何非以我之誠。致我之貞乎。故其吉無不應也。以內外卦言。六二上應九五。陰陽合德。大如天地。小如夫婦。亦莫不以貞爲吉。以

順爲正也。

六三。比之匪人。

宣聖講義

此比六三爻辭也。本爻異于六二。以位不正。時不宜。則所比不當。匪人。不正之人也。失其自守者曰匪人。猶言非人也。人固有其自守之道。亦曰人道。傳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人之正道也。猶天之有陰陽。地之有柔剛。本來固有。非由外所傳也。曰人道。人人所必遵之道路。亦舍此不能行。若失之。則舉足荆棘。舉步陷阱。非艱即危。其害大矣。人道不可一時離。而離之則非人。故曰匪人。中庸曰。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此與比之匪人相證。非道猶匪道。亦即非人道也。言其不正而肆行焉。所謂盜賊是也。匪人者。盜賊之流。其所集合也。以利之相與。其利一盡。反面成仇。无信義可言。无仁慈之念。則其乖戾之德。所使然也。感于正者曰良。感于邪者曰戾。戾氣所集。曰厲。戾德所合曰劫。皆淫暴殺害之所爲。而爲人類之毒。故曰匪人。言失其所以生之道。則唯有胥歸殺亡之慘劫。故匪人不可比也。今六三非內非外。不剛不柔。失陰陽之和。違天地之正。而乃相比。則可喻之于盜賊之結合。盜賊以圖害他人。殺傷良善。亦自有其類。以相濟其惡。此六三之所比也。夫否曰。否之匪人。比曰。比之匪人。其義正。

同。皆當天地否塞之時。陰陽乖戾之際。上失綱紀。无以正萬民。下失順從。无以事長上。相怨以利害。相責以恩仇。相執以兵相示以戾。不顧名器。不卹廉恥。不計利害之大。不問得失之終。遂驅而相殺。從而相殘。乃末劫之年。離亂之紀。人類至此苦矣。比之六三。雖一爻之所爲。有異于否。而其勢已比之匪人。其情已介于盜賊。欲免于禍。誠難矣哉。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六三之吉凶。非尋常所同。故以慨歎之語。示

其禍害之烈而已。傷有傷害意。有悲傷意。有創傷意。有悼傷意。皆事所必至。以匪人而相比。舉國家而昇之盜賊。連國內而窟宅盜徒。率人民而追逐匪衆。則其傷可知矣。蓋六三之時。實自致之。內既不和。外又不適。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紀綱以墮。疆暴以肆。良善莫保。禍亂安止。此辭所以稱爲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宣聖講義

此比六四爻辭也。六四已屬外卦。陽氣接陰。外德交內。處相交之間。當陽動之始。雖爲陰爻陰位。而以上爲九五。剛柔相得。乃相從以順。

故其辭曰。六四外比之貞吉。外比。言其由內之外而相比也。貞吉者。與六二同德。二與四同功異位。皆以純陰爲用。故皆有貞吉之占。陰本乎坤。德本乎貞。唯能自貞。始能外從。貞見于內。德推于外。有諸內。始形諸外。六四之能外比者。以有六二也。故以貞吉相應。所謂誠信相孚者也。誠以致之。雖遠亦服。是貞者必能用于外。內有其德者。必能建其功。此內外相倚。體用相協。克孚貞吉之占矣。且所謂外比之者。有其人也。人者。指國之賢言。內本其貞。以自比者。則能外推其德。以比于賢。所謂近者悅而遠者來。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也。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宣聖講義

此中釋爻辭之義也。明比之有用。非徒比也。內比于親。以推化及外。猶文王太姒之化行南國也。外比于賢。以推忠從上。猶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也。皆能自貞。不失其正。故能相比。以成其德。辭特舉聖人用比以濟時。因比以成教。德澤日遠。功業日隆。誠信昭于天下。譽望係于諸侯。此周代開國之功。而文王濟時之志也。夫文王當紂之暴。有比匪之患。人民受其荼毒。實可傷之秋。而文王乃因之以廣其仁。施其德。以比而克成其大用。聖人用時之道。于此可見。故吉凶在人事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宣聖講義

此比卦九五爻辭也。九五在外卦之中。當全卦之正。乃得時位之爻也。以一爻御五陰。其勢尊。其德溥。有非他象可比。蓋彖辭已喻之天子。當封建之政。爲諸侯之主。此與乾九五爻有相近之義。故稱之爲王。明其主天下。臨衆民。置侯國。行征伐。有取于師。而用兵。有擬于大有。而舉政。有倣于同人。而聯合邦國。制作典章。歸于一統。威儀文物。趨于大同。此時勢所宜。地位所適。居之不疑。行之有耀者也。爻辭明示九五之尊貴。與其光大德備而功彰。治成而時裕。故曰顯比。顯者。

昭明也。光耀也。以比而无所蔽。光大高明。臨于尊嚴。上下左右服事周章。以拱中極。遠近內外聽從和協。以勤王命。此有應于師之上六。而克效先王之德業者也。故顯比者。示于萬國而咸服。昭于有衆而克順。无所隱蔽而達四聰。无所隔閼而協萬邦。政令不嚴而威。德教不專而化。有擬于明明上帝。昭昭在天。斯名顯比。卦爻亦象之一陽獨明。衆陰同照。如日中天。萬物同光之謂也。在前各爻。或內比。或外比。或比賢。或比匪。皆廉隅之事。隱晦未去。臣下之位。德澤未光。故難稱顯比。而不得指爲王用也。王用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以之。王用三驅。失前禽者。天子于政治之餘。從田獵之事。春秋蒐狩以供祭祀。而

勵武術。訓彼有衆而勤兵。教以禮儀而重勇。與師六五之義同。師六五曰。田有禽。而比九五曰。三驅失前禽。以與師反。故師曰。有禽。此曰失禽。師以師爲主。故貴有獲。以見其功。此以王爲主。故重好生。以見其德。三驅有所制。以示毋作田荒。失禽以開網。則明仁慈及物。此所以爲盛德也。前禽者。指可得而弗得。在前者易獲。而猶舍之。故曰失也。且與師應耳。此禽即師六五之禽。師則取之。此則舍之。舍之猶失之也。王无私得。故不自貪功也。前者不逆取也。前來爲逆。後去爲順。舍逆取順以失之。實天子之德。猶網開三面也。邑人不誠者。王行不戒嚴也。王者衆之主也。德之所及。仁之所布。人人皆其衛也。故不必

戒嚴。而自无虞也。且王親賢近民。人人欲見其顏色。又田獵之事。與民同樂者也。故不戒途以警蹕。而予平民以瞻仰。此萬衆聞鼓樂而歡歌。見羽旄而舞蹈。誠聖王之治。亦顯比之孚也。故其爲吉大矣。本節含義尙多。此其最要者。讀者毋忽之。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宣聖講義

此中釋爻辭之義也。九五之用。貴在位正而時中。既正則能大。既中則能遠。斯爲明明德于天下之王。而稱顯也。詩曰。不顯唯德。百辟其刑之。德之已顯。天下是依。兆民是託。則中庸所謂有位有德者。故能

君天下子萬民。而爲封建之主。諸侯之尊。此在昔時二帝三王。均孚是占。而後人有未逮也。非位之不及。乃德之未明。是雖貴而不尊。比而不克顯。此世之不克上治也。故顯比者。天所畀也。天與之人。歸之其吉至矣。而辭者。釋象者也。其顯比之象。由于九五之正中。故釋文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而失前禽。則由王者田獵。貴仁不貴物。以生爲先。故不逆取。舍逆取順。不使禽之痛苦驚悸。亦仁術也。雖田猶寓仁德之念。非失也。舍之也。邑人不誠。固由王德之寬。王威之溫。而人民久化其政。自不警惕。亦由取順之義所推。人民不自戒飭。而官上亦不罪之。則其上下之和。相得之深。非能與民同樂者。不可致也。而

九五辭如此。則以得位之王。明德之君。能以大中致民也。故釋文曰。上使中也。言上能以中和之德使民。而民亦化于中和也。情者偏激。而發中節。則中和矣。中和者。无大喜盛怒。過哀極樂。故无驚惕之心。擾攘之念。无畏避之志。忽遽之行。用能悠然自在。怡然无駭。雖臨君王之前。一若家人父子之側。雖際禮儀之盛。一同平居談笑之時。固不復誠。亦不足誠也。可見中和之化。位育之至。譬諸天威。而无懾于一時。譬諸神德。而无駭于頃刻者。習于聞見。飫于耳目。不覺而然。所以爲化也。故釋文上使中也。一語。爲至精弘之義。此中字。乃天下之大本。性之體也。能以中行。天下无不悅服。而比九五之德。即在此中。

字而能推之。天下同中。更何患乎凶。有比之中。以孚中孚。則大小過。可以免矣。大哉中孚。爲天下國家者。其善用諸。

上六。比之无首。凶。

宣聖講義

此比上六爻辭也。比之上六。爲數之窮。乃氣之盡。以比而无主。成羣陰相構之時。此數之極也。故爻辭曰。比之无首。凶。在乾上九之後。亦以數之盡。而有羣龍无首之象。然此異乎乾。乾以純陽之極。比則衆陰之窮。有不同也。其占凶者。處衆陰競亂之日。而失乾綱獨振之人。則亂將靡已。故曰凶。在易之用。皆以一陰一陽之道爲正。若偏則有

灾。今比卦陽少陰多。而上六又值陰之盛。陰極无陽。其害必烈。故爲凶。彖辭釋之曰。後夫凶。即此意也。言已過九五。陰不逮陽。而獨用。雖爲无成。雖進无地。是无可也。比之爲婦。不配其夫。而獨往來。則其不得終也。乃氣使之耳。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極于其位。進退俱隄。而爲无首。首終一也。有始有終。今无首。將何以終乎。蓋比之用。貴得主也。上六无主。亂將用長。此无終之爲凶也。總觀比卦六爻。吉凶互見。則以比之陰陽。一往

易經講義
一來一逆一順各不同也。而在人事之自擇耳。舍逆取順。守貞用中。爲全卦主旨。亦易教大義。讀者當于此細求之。比與師反而用相引。照故辭有相關合處。可見其往來順逆之道矣。

宗主疏述

比爻之辭。吉凶互見。而相差太殊。則以比之爲用。包吉凶二者。非他卦比也。而比之内外卦亦不同。正由陰陽升降異道也。凡卦皆從下爻而上。而陰陽之氣則有異。陽順陰逆。陽卦爲順者。陰卦則爲逆。反之則陰爲順者。在陽爲逆。如比與師反。雖皆屬陽卦。而比乃陽中之陰。蓋師爲陽。比爲陰。以相繼續而成循環。

此易卦之例也。故比之氣與卦逆。其行亦相逆。此六爻辭之不同也。上坎爲陽。下坤爲陰。陽升而陰降。其道如否。故逆者永逆。順者暫順也。其辭在六三曰。比之匪人。與否之匪人。意義正同。卽由否之乾坤不交。陰陽各殊。其道與比之逆同。故雖配而不和。隨而不親。順少而逆多也。觀此可知比之用矣。

易自屯蒙以下。至比爲一段。上應乾坤。下啟泰否。如屯蒙。如需。訟。如師比。兩兩相繼。一往一來。爲數之起伏。氣之消息。升降有次。動靜有序。而所象天地造化。人物生死。與夫國家興敗。事業始終。皆有一段因果。相與推嬗。以迄无盡。猶一歲之四時。一日

之晝夜。各爲節候。自成刻度。積則爲一。散則爲衆。分而復合。合而又分。以應天地生育之情。人物交遞之狀。大小不異。遠近不殊。皆以此卦象之。爻效之。而猶稱爲比類。以衆而後有類。類而後有比。天地人物。生化日繁。不有比類。无可紀識。比者相比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比類之爲用。乃生化之大則也。比之于人。其關尤切。以人類自古迄今。愈衍愈多。愈趨愈分。設无所比類。必不能全其生存之道。故有族。有鄉。有邑。有國。有部分。有派別。有種。有系。有色異。有體殊。有言語文字之不同。有宗教習俗之不一。而皆自成其類。自相爲比。而後長保其土。克享其利。各

安其生。以樂其業。此比之用。所以爲大矣。序卦曰比樂。彖辭曰比吉。皆極贊其效。明其功。此誠人類不可不知者也。故有比之道焉。有比之情焉。有比之識焉。有比之規矩焉。而莫不存乎六爻。見乎辭義。特世人或熟視而未察。或罔顧而未信。或淺測而未深。或輕繹而未達。遂使聖人制易卦之旨不明。垂易教之意不顯耳。寧非可慨也耶。

比卦最要之旨。爲明易內外之義。序卦以家人主內。睽主外。而比爻六二。則稱內比。六四。則稱外比。凡衆所集團。无大小。皆有內外之交。卽至夫婦。亦有內外之別。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

內外皆定。則國家安治。故齊家治國。莫不先求內外之定。有一未定。違言齊治。此比卦必以內外之比。爲致用之本也。夫內比者。親親也。外比者。尊賢也。在人言之。則入孝弟。出敬老親仁。亦修身之道。故比卦六爻。直包修齊治平之道。而中庸九經一章所舉。莫出比卦之用。不獨建國封侯已也。有家者。必齊其家。而齊家本于修身。有天下國家者。必求平治。而平治本于修齊。此比之封建之功。必自內外之比始也。內親其親。仁之用也。外尊其賢。義之用也。仁義。人道也。二者備而禮生焉。此大同之治也。不外于比卦之用焉。封建之制。禮之文也。治之成也。禮立而治

明。內安而外定。天下歸服。萬民聽從。則唐虞之世。二帝三王之所尚也。而猶憂亂國之民。違命之敵哉。故天下不足平。國家不足治。其功至矣。其道大矣。而溯本探源。則由于用師之反。師者兵也。聖人備而不用。故先德而後兵。以仁義懷柔萬邦。而不貴武功。以爵賞勞來天下。而不尚詐力。此內外能成其比也。親親則九族以和。而无怨言。尊賢則萬邦以服。而无遠志。此誠信之所孚也。中和之所化也。故能卒成其樂。永占其吉矣。大哉比乎。大學中庸之義。咸備于此。讀者其識之哉。從之則泰。違之則否。泰否之分。比德之成否所致。故比卦六爻。賅順逆之行。概吉凶

之數。唯人自履之。而大有同人。正其驗也。

又曰。比卦辭講解極詳。而最要者。即吉凶由時定。先時者吉。後時者凶。莫非人事也。古時封建之制。實本于比卦。大小有衆。莫不有主。此即以陽統陰。使上下相從。而无違背也。今封建雖廢。而比之用未改。果率之以正。則仍統于一。若比之匪人。則民早離心。豈獨失時之凶已哉。讀比而念及國家者。當思所以挽救之方乎。

比字古文亦二人。如从字。言二人相比並也。並字爲二立字。古文作𠄎。亦二人相並立之意。比古文作𠄎。而衆作𠄎。皆非一人

也。皆以二人以上。相集合而成。衆則有大小之分。比則爲匹敵之義。故師卦象𠄎。而比卦象𠄎。以比卦兩兩相對。非如師之統于一正也。然卦亦五陰一陽。何以不爲𠄎而名比。則從師之反也。故比二人字作反背形。言其未能和輯也。雖有一陽。孤立高標。勢不下接。上與下睽。衆志不一。故爲比。各相比也。此正與師反。而勢易亂。故聖人因之制卦。建設諸侯。利其相比。而各自爲邦。假其同比。而間接其衆。則不屬者屬。不親者親。比而免于亂矣。此人事所以濟時之窮。若不然。時已非師。勢已階亂。各睽所好。而不能大同。各背其主。而不克定一。則嫉妬之情必熾。仇殺

易經詁林
之害不免。以樂生悲。反整爲散。將何以領其民。而安其國哉。故
比卦示其戒。比辭垂其義。以取則于師。取證于同人。取譬于大
有。皆先人事而建其極。立侯國而辨其方。此周官所稱維王建
國。辨方定位一節之義也。而最近則見于師之上六爻辭焉。師
上六已極將變。與比无多殊。故垂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此十二字。足抵禮儀三百篇。蓋治平之道。已盡于此。讀
者其留意耳。夫大有同人。卽禮稱大同之象。春秋太平之世也。
而其對面則師比之勢。致用之得失。成治之大小。全係乎人。細
審此數卦之辭。必瞭然于指掌矣。

比卦義例。爲周易六十四卦中最複雜者之一。蓋以古卦。先天
後天各異。而其關於乾坤離坎四卦者。尤爲難明。以後天離坎。
卽先天乾坤之位也。故皆有先後天之異。雖異于辭。不異于象。
故卦辭恆互釋先後天。以明其體用動靜。各不同也。比爲坎坤。
先後天同位。而後天在先天上。與師相反。先後倒置。則占者必
逆而推之。此一例也。先後既以異而同。占者必分合細推之。此
二例也。先後天有陰陽之殊。坤陰而坎陽。則逆順互異。占者亦
當互推其逆順。此三例也。先後天有母子之分。坎爲子而坤爲
母。則有相生成之義。占者必兩求之。此四例也。故卦辭最爲難

解。而吉凶至不一。或吉而凶。或凶而吉。皆由其順逆之道。陰陽之情。剛柔之德。各不同也。古來釋者。多不得經旨。勉彊附會。實乖原意。在六十四卦。此例尙多。而于比卦先爲揭出。讀者應留意及之。勿以辭之矛盾爲怪也。事之利害兼至者。亦多矣。則比之吉凶相隨。又何奇哉。何以必釋之成一貫哉。故辭之半屬吉。半屬凶者。正其數之所成也。比固吉。而人朋比則爲好。比固樂。而事相比則爲害。此天數不可嘗試也。何況比之六爻。已吉凶互見者乎。

小畜卦三三

乾下巽上

宣聖講義

小畜卦象。上巽下乾。巽爲陰初長。乾爲純陽。陰陽相應。剛柔相得之卦也。而五陽一陰。恰與前師比相對。陽多陰少。以陰爲貴。而陰爲陽主。陽爲陰用。陰象物。陽象道。故小畜者。有畜于物也。一陰氣穉。畜之未大。不似艮乾之大畜有二陰也。凡稱大小者。因其生長之次序也。陰陽皆然。生長之序。以所得之數爲準。陰陽之生。各有所本。陽以乾爲本。陰以坤爲本。如姤卦爲陰初生。復卦爲陽初長。一往一來。氣至自見。如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故夏三當姤。冬至當復。小畜與姤

相錯。姤之一陰在下。小畜則在四爻。乃將巽乾二卦倒置也。故姤爲陰初生。小畜爲陰已畜。畜者育也。長育有成也。而所長未大。所育未盈。喻之于物。猶爲雛穉之類。故曰小畜。古文一字數用。畜含蓄義。亦爲畜獸。家獸稱畜者。以其可馴養也。故謂之畜。凡養皆可曰畜。故事畜並稱。畜猶字乳也。以大養小。以尊養卑。皆曰畜。則小畜之稱。正以陽之能養陰也。陽多而不傷陰。故稱畜。以陰得時位。陽不爲害也。夫陽之與陰。非生卽殺。非恩卽仇。以其德異而用相違。相得則爲佳耦。相惡則爲怨耦。情之所爲。必至之勢也。故不爲育則爲毒。古文毒育二字相似者。正以毒與育同出而相養。同用而相離也。小畜卦名古

人或作小毒。卽此意也。毒育之古文。所謂亨之毒之是也。皆所以爲養也。天之生物也。必有以育之。不育則生者不成。天生而地育之。陽生而陰育之。故大小畜皆取義于陰爻。而所謂畜者。正以其育也。陰以育陽。陽以育陰。陰陽相得。生育以成。此大小畜之得名也。比者衆也。衆必有畜。故次之以小畜。

又畜者。必以多爲尙。小畜以初畜之時。處于立之位。雖畜猶小。不得多積。故傳稱爲寡。言其孤獨无助。雖有亦僅。以之爲育。而所需正衆。則寡于用者。正其積之未厚也。夫人之所積者。貴德不貴物。實施不貴畜。能畜而施。德乃及物。則君子之業也。易傳曰。日新之謂盛德。富

有之謂大業。非得位之聖。逢時之傑。不可致也。小畜之寡。由其德之未盛。業之未大。而見其施之未光。物之未被其澤也。故小畜之名。有所寓意焉。在乾之德剛以健。在巽之德柔以順。其用相殊。而能相濟。故德施雖未見。而積置已有心。猶天之有雲霓。地之有水土。物之所仰。生成之所需。其能充而用之。擴而行之。則小畜之功。不難企大有之業。此天命在人事也。无如時之未達。位之未隆。順而自矜。健而未充。則因循坐誤。而爲睽革之所乘。此非天數之違。實爲人事之懈也。蓋小畜內秉陽剛。應體乾健之義。而勉自彊不息之功。外宗陰柔。應體巽順之規。而思省察自求之旨。方无乖乎天數。无悖乎時義。故有

常變。有權正。能守常者。始能應變。能執正者。始能行權。小畜之所憑也。微所用也。小在我之能自顯之大之。毋自畫也。故德之積也。以漸。施之行也。以時。苟不忘乾健之功。巽順之用。則充實之爲美。光耀之爲大。日進无已。幾曾不變爲大有同人。寧止大畜之至哉。聖人于此。深具精思。而明教以告天下後世者。正在其命名之微意耳。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宣聖講義

此小畜彖辭。明全卦之用也。小畜以乾承巽。內剛外柔。其用爲亨。以其所行之利也。而四德祇具亨者。乾之用不備也。陽雖衆而不貴也。

然以陽之衆。利于亨達。巽順以爲用。乾剛以爲體。體用俱恰。故以亨稱。以其未大也。故不兼四德。且乾金也。巽木也。在後天爲相制。亦限于用。雖有乾健巽順之美德。而艱于施布。故僅曰亨也。由卦義言。小畜未積。亦艱于衆用。唯以其有畜。自有所裕于德。故曰亨。明其所持之可裕。而所行之可達耳。雖亨而不繼。則可者僅可之意。故其象如天之密雲不雨。雲密則所覆者廣。不雨則所利者僅。此小畜之亨。亦止于亨而已。夫作雲者。爲降雨也。積德者。爲施澤也。今雨澤不加。雖有雲與德。將何以成其大用哉。故小畜之亨。爲卦體言也。非用之謂。卦重在用。今如密雲而无雨。則徒有其表。而无其實。徒見其貌。而无

其誠。則其致功之難。成德之細。已可知矣。由卦象言。乾爲天。陽合陰。則成雲。巽爲風。雲遇風。則不雨。此五行之相制也。而卦爻中。錯離兌。兌爲澤。亦雲雨之象。離爲火。澤遇火。亦无雨矣。離火即日也。日照不雨之雲。映而爲霓。爲霞。乃天之文也。非雨之兆。風吹无雨之雲。流而爲霧。爲霽。乃天之華也。非雨之施。故有密雲而不雨。正如人之有積。而不施。物之有蓄。而不用。雖亨无所利也。夫亨者。夏之德也。氣廣以厚。行疾以遠。宜其溥利也。而小畜之亨。阻于巽悖于乾。雖亨于數。而无利于物也。自我西郊。指其方也。既不能徧。必有其方。自我者。亨有限。西郊者。行有方。西爲金。乾之後天所居。以卦位言。一陰居第四爻。

爲外卦之始。西南爲外。而西則外方之所始也。且巽東方木位。乾來而巽往。則西來者必徂東。東方爲賓。則西方爲我。故曰自我西郊。又西方日入之地。雲不成雨。而蒸爲霞。爲霓者。非朝卽夕。今以離日之映。爲天上之文。是晚霞也。亦應于西。夫東方生氣之始。西方陽氣之消。小畜貴陰。陰長則陽消。西爲金。陰所始長。于時爲秋。陰長則位當西。在卦六四。陰數也。而四爲金之生數。亦居于西。故彖辭占如此。蓋所以明小畜之亨而不用。積而不施。氣消而不能厚。行往而不能遠也。故西郊者。指所從之未利。而所行之未遠也。雲自西而東者。恆不雨。行自郊而城者。恆不遠。蓋以象小畜之未大。而德業之未成也。雖

有所畜。不足以澤民。雖有所文。不足以崇實。故君子觀之。而自勵其德業焉。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也。小畜一卦。以剛從柔。上下相應。乃氣之相得。數之相合也。一陰而五陽。陽衆陰寡。寡以育衆。故曰小畜。前彖辭已見其義。而釋文復申之。爲明小畜之用。本乎陰柔。一陰雖寡。而居四爻。乃得其位。位得勢順。乃能應乎乾剛。成其生育。乾健于內。巽順于外。

有剛中之體。得順行之勢。故曰志行。言可行也。行而得時。是以有亨。亨通也。无往不宜。謂之通。言乾剛之德。依巽順之志。所往咸宜。此其爲亨在乎行也。故彖辭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釋文曰。尚往也。以密雲在天。有將雨之勢。而自我西郊。有將行之志。未雨而可望。未行而可動。此其所本者厚。所持者利。厚則有備。利則无虞。故曰尚往也。尚者志也。心之所之也。本非往而曰尚往者。以其不容已也。夫密雲爲作雨也。今不雨。何貴乎雲。况雲已密。斷不容其无雨。此行之必決也。故自我西郊。乃不得不行。以小畜之育少。不得不求其充也。施之未行人。將安仰。物將安懷。密雲在天。施雖未行。而望雨之情。不以其施

未行已也。則必有所尚矣。尚往者。爲行其施也。施行而後雨澤之沛。道行而後育畜之成。此小畜之用。有待于自往。正如密雲之雨。有待于自施也。夫二語一義。尚往也。施未行也。皆所以釋彖辭之意也。以密雲不雨。爲施未行。故有所尚往。而自我西郊。今釋文顛倒釋之。良有深意。蓋欲勉人之行。而无阻于前日之勢也。德之未加于人者。以未積也。積而不施。乃自誤也。雲之未雨。以未密也。密而不雨。天之過也。故易道以人濟天之窮。以將來戒過去之失也。不雨者宜雨。不以其時而自怠。未施者宜施。不以其地而自止。故自我西郊。即勗之以往也。而密雲未雨。當鑒之于施未行耳。小畜取義。在畜德以濟物。畜

財以育用。凡有所畜。必有所施。今以畜之小而未及施。是有畜之名。而无畜之實。正如天之密雲而无雨耳。人事之所宜引爲戒者也。故雖未施。仍尙施。雖未多畜。仍志畜。以其所志如是耳。而卦用亦應之。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宣聖講義

此總釋全卦象辭。以明人道也。小畜者。將以大畜也。畜非徒畜。必有其德。人之所賴以生成。物以所賴以長育者。皆是德之所加也。比之于雨露之潤。水澤之漑。潤漑不時。生物必槁。故畜者。生物之所由養育者也。人之畜物。必求其壯盛肥美。而于畜德也。則不知求其充溢。

光明是舍本而逐末也。故聖人示其意于辭。而寓其教焉。小畜之卦。上巽爲風。下乾爲天。風行于天。陰行于陽。乃二氣之交也。交則文見焉。如雲霞之爲輝耀也。雲者作雨。而因風以成彩雲。遂成天上之文。天以風雲成文。有其光也。有其色也。光色之施。織爲五采。如人之有威儀也。然見于外者。必先充于中。昭于物者。必先著其道。天地之所以爲美者。有其高明博厚之德。悠久无疆之道也。故日月成其明。雲雨成其澤。風雷成其威。霞霓成其色。燦兮照于萬方。煥乎垂于四極。蓋文章之爲美。而以著其明德。聲色之爲觀。而以昭其道也。聖人鑒之。而以懿己之文德。德而曰文。有所施也。德而曰懿。行之不息也。文

德者禮樂也。政教既成，則禮樂以定。祭祀則有歌舞之儀，田獵則有羽旄之美。合醜則天下同慶，宴饗則有功具樂。凡關夫盛典之集合，大事之招携，朝覲會同，冠昏吉慶，苟爲禮之所制，必有儀之可觀。苟爲樂之所興，必有樂之足享。蓋禮以致中，樂以致和。中和之德，乃成其情性之正。禮樂之備，乃得其物我之平。小畜者，準人情而求物欲之道，因嗜好而期生育之全者也。故必始于格致，而終於道德。因于禮樂，而達于中和。此懿文德三字爲之教也。昔禹王征有苗不服，退而修其文德，舞于羽于兩階，卒能格苗民之心，收統一之效。文德之所關于君子也如此。以非徒文章外物之爲美也。必先有其誠明，以

合天之高明，地之博厚，而後施之成德，發之爲文。此文德之所貴也。蓋象于小畜，內存乾健不息之誠，外推巽順亨行之志，斯稱爲文德。而足以協天地之道，成位育之功也。此畜字卽位育之育字，能知此義，方知小畜之用也。

且小畜彖辭密雲不雨二句，與小過六五爻辭同者，以皆爲陰陽未洽，施澤未行也。德業之成，以實惠及物爲先，道用之昭，以生成普被爲本。故有其內，必形諸外，致其力，必著其功。天道不言而品物亨，事功成，聖人无爲而治功明，教化行，以无德不周，无善不實也。小畜小過皆施未大業未成，有其備而未著其功，得其時而未充其用，則所

謂質美未能光輝。勢成未能推擴。此吝于生成之德。疏于遠大之謀。虧乎仁義之性。闕乎化育之誠。在人爲不克全其仁。在天爲不得達其道。此物之所憾。數之所窮也。故易于此諄諄垂教。而勗人以日進其業。日新其德也。風天小畜。雷山小過。二卦相似。巽者乾初變也。震者坤初復也。艮者乾之胤也。以陰而望陽。以柔而濟剛。其所求甚切。而苦于時勢之易逝也。故二卦皆以德澤未施爲辭。而勉人以自反也。反則小者通而大矣。過者正而中矣。畜者積而盈矣。施者周而及時矣。故小畜之辭雖多。而釋象括之于懿文德三字也。德而有文。信能自勉矣。

小畜初二爻。均取象復卦之義。其辭與復卦各爻相類。非无由也。易卦大例。一往一來。自陽爲往。自陰爲來。故陽卦多往。陰卦多復。以陽進而陰退。陽升而陰降也。而陽卦以乾爲統。陰卦以坤爲統。自乾變者曰往。自坤變者曰復。如姤與復二卦。是其著也。小畜卦以巽合乾。巽者乾之變。而其對則爲復。復與姤對也。姤與小畜爲上下易位。雖上下不同。而陽陰相偶。故小畜亦與地雷復對。乾與坤對。巽與震對。升與降對。上與下對。故復與小畜對。一陰一陽。一柔一剛。對者主賓也。體用也。陽以陰用。剛以柔用。小畜之用。初二爻取復。亦自然之理也。且巽主進退。有進必有退。小畜貴行。有行必有歸。往者必來。去者

必返。故小畜爻辭始于復者。以反復爲用。而孚巽進退之義。又小畜者。巽宮初變之卦也。卽一世卦。初爻當一世。二爻當二世。變者必還原道之所貴也。易之所本也。易取逆數。道取逆行。由變逆推。溯原尋本。則變者必返于未變。再變者必反于初變。故小畜初二爻。皆以復爲用。乃從天地推遷之道。人物生化之數。所由來也。就變卦尋源言之。初爻之數。應復于巽之本位。二爻之數。應復于小畜本位。皆往復定例也。若就體言之。小畜爲畜以養也。物欲之所動。情識之所主。設往而不返。行而无歸。逐物而戕生。徇情而汨性。則乾之剛健中正之德。將隨巽之柔靡漂浪之欲。以俱亡。是所謂畜者。僅足自毒而已。更

奚以稱其養育哉。故涉于物者。必自反其所求。關于利者。必自反其所害。此小畜爻辭。以復寓教。理也。亦事勢所當知者也。故初二爻。皆明著復字。俾知克己復禮之爲仁。爲人道所最要。抑以小畜之復。卽履。履禮也。復禮而後成仁。得履而後成德。其旨與地雷復卦正同。陰不可長。陽不可亢。存心養性。乃聖人中和之德。位育之本。此小畜之所志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宣聖講義

此小畜初九爻辭也。巽爲乾變。復則仍返于乾。故小畜之復。乃成純

乾而爲剛健中正之德也。乾者純陽。在人爲性。在天爲道。初爻內卦之始。卽乾之初九也。以巽而返從乾。卽由物而復于道。又應乎乾健之行。昭其大生之德。萬物皆被其澤。仰其生成。斯卽小畜初爻所占之吉也。在天之道曰陰與陽。陰以從陽。順以應健。始終載道。人物同育。此初九之吉。概言夫天道也。曰復自道者。以復非无條理者。乃循道而後復也。道者无所不包。而由下上達者也。初九居下。爲復之始。循是以升。乃達道之眞境。譬之于人。由情而復于性。由物而復于道。必有所始終。非皆能一蹴而幾者。唯聖智生知。故有圓頓之功。中人之下。必自始至終。自下至上。以序推進。而後德與日積。道與事成。此

性道之修養工夫。抑人道之本末階級也。而孳孳焉不輟。兢兢焉不失。則有守有爲。有體有用。則所動順理。所如適道。天之不違。時之不悖。則所至自无咎。所成自吉祥。蓋天道元亨利貞。全德全用。本乾之健。成巽之順。而能復于至道。成于至性。則德之大業之畜。无與比。何咎之有哉。更何事之不吉哉。此言初九之占。因復自道。而自然无咎。自然吉祥。不假祈求。而數運自契。非有他也。克己復禮。順天成性者也。道者超乎數。誠者通乎神。小畜之功。位育爲極。而其始也。自復而已。故中和之德。祇在體察己之情性。存養之道。祇在抑制己之嗜好。此聖人示教而寓于爻辭文字也。卽自卦象言。亦唯此足以成小畜。

之用全健順之道耳。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初九之象。本乾之陽。在理原无吉凶可言。故爻辭何其咎吉四字。亦可作一句讀。言復而能不離于道。日進高明。以達于上天之載。天德玄微。清靜光明。超乎象數。純乎乾元之真。則吉凶不足言。善惡不足辨。此太初之境。太一之象也。然等而下之。一氣既分。兩儀以判。陰陽相抱。善惡相形。則爲吉爲凶。自有異象。故下達則數備奇偶。氣殊順逆。上達則渾圓无間。純一不糅。此精粗之差。亦

性情之別也。小畜初九。由道言之。自无咎吉。由事言之。則无咎爲吉。如人之性。原无善惡。若以善惡論之。則爲善。故釋文申明其義曰。復自道。其義吉也。以苟能復自道。是由情返性。以和達中。更何咎惡之可言。故曰其義吉也。義宜也。宜其吉者。正以其復于道也。道者中和精一。復者返本還原。是由下上達者。其吉乃理之當然。故不獨无咎。且爲吉也。易辭一語一字。輒含深淺義。此亦一例也。

九二率復吉。

宣聖講義

此小畜九二爻辭也。義與初九同。而微異者。地位之差。次序之別。以

二爻在內卦之中。居事物之地。非如初爻之勿用也。且九二與上卦六四相應。九五相對。陰陽異道。升降殊途。亦異于初爻。而名曰牽復。較之初爻。復上加一牽字。實以示九二之復。有殊于初九之復也。二爻皆取義于復。已見前講釋中。九二之牽復。乃本于小畜一卦。原屬巽宮第一世。當巽之初變。初爻之復。復于乾。二爻之復。復于巽。巽為乾變。復則歸乾。乾乃至陽。純乎元陽之氣。超乎數象之上。故曰復白道。无他詞之加也。二爻則以小畜之復于巽。巽為進退。為往來。為從權。為駕車。又為陽初消。陰初息。一消一息。一進一退。故如權如車。可遠可近。今二爻隨乾之象。取復之義。其復也。有待于牽挽。如用權衡。

必審物之重輕而推之。如役車馬。必視途之高下而挽之。此牽復之義所由來也。牽者。有力彊之以行。有持係之以進。非自復也。故有待于物。物者。陰也。必有為之主持者。是九二牽復。因中有所執。而能御之以成其復也。故在初爻之復。乃氣之自然。而九二之復。乃物之所變。其異固甚明也。夫初二爻皆曰復。三爻以外則否。何也。則由小畜之卦體與卦序。爻位與爻用所合也。卦以巽乾合。而恰為巽宮初變之卦。又巽恰為乾之初變。既變必復。乃變之次序。而復者亦因爻位之所當。故亦在初二爻。以乾變巽。巽變小畜。適在初二爻。則自限于初。二爻。有變始有復。即无往不復之義。初復復于乾。二復復于巽。合之則皆復于乾。乾本在下。因變為畜。是復者。將

因畜以成道也。畜以物爲志。不復則將玩物喪志。此初二爻辭因象寓教。恰合乎道也。合道則吉矣。故初二爻皆占吉。正以其能復而不越于道。不失其性。性道內存。功利外溥。而後畜之功用見。畜之數理明。此爻辭之含義。亦聖人易教之精蘊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明示牽復本守中之義。期返本之功。以不失乾之本德也。而亦字指出與初爻之復。殊途同歸。蓋由小畜而巽而乾。又恰當乾之正位。不失中道。亦如初爻之復。自道。雖出于推挽之力。

其成仍純一精明。與自然者无一也。

宗主附注

易數往來。故復卦辭曰：七日來復。七者。數之盡也。盡則必復。以應

天地之循環而成變化。此復之生于往之盡也。小畜初二爻亦然。

陽生而向上。自乾始。至兌終。而仍復于乾。陰成而向下。自巽始。至坤終。而仍復于陽。故陽極生陰。陰極復陽。往來不息。以成大環。小

畜上巽。陰之始生。亦乾之初變。下乾應之。故亦爲復象。正與地雷

復相對也。陽復則陰有主。往而能返。始而有終。如行道然。不失于

歧路。此天地生成之有序。而不錯亂也。畜者。生成之要事。其遵依

者道。捨道則失其正。何以遂其生成哉。故初爻辭。以復自道爲訓。明其不能須臾離道也。此畜之本義。而貫徹始終。其始則生養之功。其終則位育之德。同斯道也。同復自道而成其用也。故與來往之義。通爲一也。大哉復乎。一息不離。與道同住。此聖賢仙佛之所養。即聖賢仙佛之所畜也。蓋配諸天地而无闕。推諸生成而无餘。其所由者。一往一復而已。

宏教附注

夫子此文所指小畜之象。實爲人生一大事。因生成養育。必以其道。道以一陰一陽得其正爲則。若失正則非道。非道則乖于畜。故

畜字與毒。古相同。道合則育。不合則毒。祇在正邪之別。此初二爻辭。示人以自復于道。即克己復禮之義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宣聖講義

此小畜九三爻辭也。本爻在內卦之終。即乾卦之末。以上合巽。主變于陰。巽主進退。有車輿之象。以下剛上柔。兩不相接。故有脫輻之象。說同脫悅。古字通用。視所宜爲釋。輻車轂之所輳。以成輪轉而便進退者也。脫則不行矣。而在小畜卦。雖因巽爲用。實本乾爲德。乾與巽洽。以剛行剛。內外阻隔。九三皆陽。故曰以剛行剛。巽在外。乾在內。本

末不接輿者本也。輻者末也。故有脫離之象。雖巽能順從權。而所遇爲不相投。是小畜之道。因九三而窮。非果窮也。以不得再進也。小畜內卦均陽。陽至此已極。遙望四爻之陰。而阻于內外交錯爲離爲兌。轉變爲陰。陰與陽爭。男與女訟。而成夫妻反目之象。蓋小畜巽之所變。巽宮二世爲風火家人。即自小畜變來。家人之象。亦夫妻之意。而風火二者交煽。陽爲陰困。柔從剛化。故有詬誶之聲。勃谿之事。乃風火所激也。加以兌爲說言。爲口舌。少長嫉妬。中冓之訟。因故以生。此亦同脫輻之義。脫從說者。正以互兌也。反目者。巽爲多白眼。離爲目。小畜取反復之義。內外卦連而互離。上巽勢盛。其變爲時位所迫。不

得不反目也。巽乾本和。內陽外陰。原成匹偶。故有夫妻之象。乃以變而反目。輿原擅進退。良于行旅。亦以變而說輻。此可見正變之數殊也。利反爲害。恩反爲仇。此道之所不易守。而情之所難制也。故小畜之用。必以自反爲貴。能自責而恕人。自潔而節欲。不爲物役。不徇情私。而後得全其生。成其養。非僅多積阜財之謂也。觀大畜九二。亦有輿說輻之辭。更可見用之不可縱。物之不可過也。縱之則窮。過之則絕。窮則反畜爲乏。絕則反恩爲怨。此道之必守中。而德之必克己。復禮也。大畜九二。小畜九三。以位殊遠近。情別親疏。體異剛柔。勢乖賓主。故二卦爻辭。一在二位。一在三位。所占微不同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小畜卦九三爻。以剛過甚。雖接近四爻之陰。陰與陽爭。乃成反目之象。在人爲夫妻。亦陰陽之體。貴能親睦相得。今夫行過嚴。妻志不近。剛柔皆失。遂成怨偶。此反目爲凶占也。故釋文曰。不能正室也。蓋言夫妻主和順。和以正外。順以正內。外不陵內。內不迫外。相愛以誠。相處以敬。乃夫妻常道。而家之所以齊也。故傳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三爻失其正位。而德不能相涵容。故反目。反目者。夫妻之變。而家以不齊。此所謂不能自正其室人也。妻有隨

夫之義。夫有督妻之責。今夫失其道。此責之在夫。咎在陽之過剛。乖其中和之德。故曰。不能正室。雖妻亦有咎。究此爻責在陽。故以夫之不能正室爲辭。明其咎有所歸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宣聖講義

此小畜六四爻辭也。言六四一爻。陰居陰位。當外卦之始。居內卦之交。因巽之主進退。本乾之德。爲剛而行健。既進而止。欲前而却。故有此占有孚者。孚于乾也。剛柔相當。三四兩爻相接。四二兩爻相應。初四兩爻相生。故曰孚。以陰與陽孚也。中孚之義也。中孚以巽合兌。內

陽外陰陰偶陽奇奇偶相當中外相得故曰中孚小畜以巽合乾下卦過剛本難匹偶而在四五兩爻陰陽得位有似中孚故曰有孚言能有孚耳非必孚也有孚而孚是在善用此爻者故爻辭以有孚二字示其意焉夫孚者必相信必以誠必兩者不欺而能契洽而後能相生相成以成其用如鳥之解雛然貴在剛柔相濟陰陽得平小畜六四濟矣未達平矣未勻故曰有孚九五亦然不若中孚之恰當也在卦之用恆取對卦故初二爻取復而四爻以互離對坎坎爲血且巽成坤之變陰爻皆統于坤血者陰物故坤上六有龍血之辭而此爻亦稱血也血爲傷殺之所見四爻陰甚處衆陽之間易演傷殺之

事蓋佳偶爲孚怨偶則爲傷殺其間不遠祇在志趣之殊或有孚或見血視情事而異占也自血至出四字四句皆斷而不連然合解亦可通以分之爲斷合之則連故釋者有作一句其實含二義也去者進也出者退也合之則爲進退則爲行止惕者自惕也乾卦九三夕惕亦此義蓋因乾包坤既見血矣寧不自惕乎况以巽順合乾健一剛一柔交爭孔急六四以柔遇剛以孤陰待衆陽心中惕懼情也亦勢也而進退以之見血而進本乎健也因惕而退循乎順也一往一來爻象然也健去順出无咎宜也故爻辭八字各有所指分釋則爻之德合釋則爻之用而守之不失自免于咎以孚于衆也見血不凶

心惕无損。終以有孚而知進退。不失其時。不乖于位。以前而能却。剛而能柔。故无咎也。此乃小畜全體大用。亦聖人示易明教之主旨。蓋六四爲卦中主爻。獨貴者也。以陰主陽。不失陰之本德。故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宣聖講義

此中釋爻辭之義。尤明示斯爻之用。而見易道之所先也。夫六四爲上卦之始。上之九五上九皆陽也。以陰承陽。而克成巽順之志。故曰上合志也。即此足見爻之本德。與人之所行。必以謹慎將事。知難而退。以不失其柔。而後能免于咎。此釋文但述惕出二字。而畧血去也。

以進而見血。必有咎存焉。唯能自惕而退。不執初見。巽以從人。不恃得位。慎以守己。以乾之剛健。猶必朝乾夕惕。今六四既由乾變巽。則其不能剛復自用。固已明矣。則能自反以惕。自遜以誠。而求不失其孚。克竟其用。所謂知幾之哲。識時之士。雖幾瀕于咎。而卒能自免。豈非以惕出之訓所致乎。故獨揭二字。以明无咎之由來。而更以上合而在上者之志。以證有孚之成就。一則因惕出而无過。一則因上合而有功。轉移之間。禍福大異。此小畜之大用。全基于善退。以自警。善柔以御衆。善順以成上志。善反省以孚于事物。其利在己。而其德及人。其過不居。而其功足以被天下。此固賢者之行也。蓋中和之道。必先

自慎其獨。以情衷于性。以物洽于道。性以自淨。乃真養生道。以惠物。乃真化育。故小畜雖寡。而其功德實利濟之本。其志行實脩養之源。本源不乖。大用以顯。此以生成萬物而不爲奢泰。位育天地而不違性情。物我皆春。人天同化。其極不可量也。其小則尋常日用之事。故君子出則成人成物。入則立德立身。初无二致。所謂剛柔進退之間而已。故讀易者。先審其辭。觀卦者。先達其德。情者不可滅。亦不可徇。物者不可无。亦不可過。一本于中和。則合道而適生。盡性而利物矣。

宗主附注

六四爻辭。血去惕出无咎。與渙卦上九爻辭。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大同小異。皆以巽取象進退之義。而不同者。則小畜下爲乾剛。渙下爲坎險。剛則易警。故自惕。險則易陷。故欲逃。而剛險與巽之柔順。皆不相容。故皆見血而志進也。在小畜以養畜爲用。重在物。故取象于六四陰爻。在渙以散脫爲用。重在意。故取象于上九陽爻。此爻位之異也。然皆本于進退從權之旨。主于柔順克己之道。固无不同。以柔伏剛。則化爭爲和。以順履險。則化險爲夷。故雖見血。而皆以无咎終。此易教示人臨危之道。避禍之方。雖當艱阻之時。仍有善身之策。即重在一出字。因時超拔。不入旋渦。此出之義也。已陷而不深。已交而不戀。則猶有脫出之望。以全其身。保其生。而

不與于凶咎也。故明易者。不以身試險。不以生徇欲。明哲自保。君子之應時也。而不違乎時。處位也。而不困于位。然後成畜與渙之用矣。讀者于此。當三思之。有裨于行止者大矣哉。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宣聖講義

此小畜九五爻辭。爲指本爻之用。而明小畜之志也。夫小畜之志。將以化育萬物。生成人類。爲極德。非徒爲一時之需。一己之欲也。在需卦則爲應人生之所求。而謀得酒食宴樂之所好。其志未大。其用未極。而其所至。反爲爭訟以終。蓋私欲不可窮。私利必有害。故必因而

推之。以充類至盡。本乎忠恕之道。行乎仁義之德。民胞物與。而无獨私家給國富。而无所乏。此化育之至。小畜之所志也。小畜九五居外卦之中。得時位之正。因權制用。以志成德。則宜有孚于衆。有聯于外。有推己及人之功。有因民而利之惠。則小畜之用益大。而道益廣。不限于私欲。不犯于情好。則德立而誠成。仁至而義盡。此爻辭微義所指。而易教制定人民經濟之所在也。有孚者。如六四所講。亦與中孚相應。此與中孚九五爻位正同。尤較六四爲近似也。孚而能畜。則天下仰其生養。此民生之道所重也。攣如者。相聯不捨。相携不遺之意。蓋仁人之于天下。无所遺棄。成己者。將以成人成物。立己達己者。將

以立人達人。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本末相連。親疏相繫。祇有先後之別。而无取捨之分。此孳如之謂也。故已有者。人亦有之。我得者。物亦得之。共利則和。大生不害。如天之覆。如地之載。春風之來。无物不榮。時雨之化。无物不滋。此孳如之德。未必有爲之聯繫。而自然无遺棄也。富以其鄰者。本孚孳之義。而明其生成之效。惠利之功也。博濟而不夸。同育而不嗇。則我之富有。亦鄰之富有也。蓋富者。物也。而中有道業也。而中有德。傳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盛德大業至矣哉。以民生不可不富。果有庶衆而使貧乏。是寧无生。故富有爲生成之需。亦化育之本也。九五之爻。既富矣。而不自私。而以

富其鄰。見其生成化育之所推也。富其隣者。終富其鄉。終富其國。且富及天下。舉凡人物无不富矣。而但曰其隣者。言所推之始。所公之基也。隣近矣。由近及遠。人各有隣。則推之國家天下矣。故其象如孳。猶練繩之相及也。

在泰與謙。均有不富以其隣句。恰與此相反。以卦上下異也。泰爲坤乾。謙爲坤艮。皆地道主外。以靜爲用。故殊于小畜。唯中孚最相似。故中孚九五爻。亦曰有孚孳如。見夫孚之不虛行也。中孚不曰富以其隣者。以中道无爲。不言功用而自成也。而小畜九五。明畜之必富。而不獨享。不以富自私。乃能稱其德。此象文釋之以懿文德。言德之必

有見于外。而後克成其富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尤足明小畜之道。必公畜之于衆。而毋私畜于己。公則爲德。私則爲盜。財物能利人。亦能害人。能成名。亦能敗名。故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財聚民散。財散民聚。大學所述者。皆此爻之義也。天之生物。不得其養。則不能存。人之必有畜也。正爲全其生。而必推己及人。以公畜爲衆養。然後稱其富。不則雖富亦貧。蓋富于物而貧于道。富于用而貧于德。徒以害之。將奚利焉。此小畜

九五爻辭。必反復明其旨趣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宣聖講義

此小畜上九爻辭也。上九爻居全卦之上。爲全體之用所極。極則必變。以氣至也。變則反于原體。小畜之反爲履。履者禮也。因畜而歸于禮。乃情之不可縱。欲之不可徇。故必克己以復于禮者。理也。亦勢也。果不知反而彊求畜焉。則必窮。富極反窮。亦理勢然也。物之用也。得宜爲中。身之養也。得當爲和。故必有節度。履者節度也。中節曰和。適性曰中。中和之功。位育之德。故能合節度。能成其畜。過乎節度。反畜

爲毒。此大小過二卦。必衷于中孚。而禮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仁人孝子。以物養生。期其中而已。故无過者。恰得其養。以全其生。此小畜上九爻辭。以不過爲義。而吉凶亦視其過否而定也。在彖辭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則曰。既雨既處。明其氣已變。而時已移。則象亦隨之改。事亦因之異。故不雨者爲既雨。尙往者爲既處。處住也。止也。雲已得雨。行已得止。恰有歸宿。而變反前象也。在小畜全體主于畜。而其既畜者。唯以德爲貴。故曰尙德。彖以德未行。比雲不雨。今既雨。是有德可尙。尙者貴也。尊也。以德既明。人得而稱之也。在九三爻辭曰。夫妻反目。而至上九。則變爲和好。夫能正室。婦能隨。

順其夫。故曰載婦貞。言夫能借其婦。以同載。婦能事其夫。以自貞。九三有輿脫輻。輿亦載也。載則不脫矣。故比于夫婦和順也。厲者更勉也。以有德及人。能正其室。皆成德達道之象。而孚于畜育之義。故宜更勉。以至于道。合于天性。則生者成之。養者全之。而不失其中和。克收其化育之功也。此德至而凝道。誠至而通化。而仍須一息不懈也。此厲字。與乾九三惕厲同義。亦本于乾之德也。唯能依乾之行。健大生。始能成小畜之尙德以亨。以小畜用在巽。而體在乾。德成于柔順。而道本于剛健中正也。故貞厲二字。分體坤乾之德。而尙德二字。則合明小畜之用。此君子以之懿文德也。月幾望者。明明光照之象。而

巽順非日之明。故稱月。幾者。指望之前後也。前後不遠。故曰幾。上九爻居卦之終。爲時之極。月滿易虧。故有幾望之語。戒人以自惜也。與厲字義相應。而又以既雨之後。密雲必散。皓月中天。恰得其時。比于人之有德。光大以照幽暗。輝耀以見文華。乃成德之時。慎勿使之再缺也。而未句。君子征凶者。正以此爻之用。與前各爻反也。彖主尙往。今既處矣。而猶征焉。自逢其凶。全卦自初爻始。皆主前進。今至上爻。其道已窮。更安征乎。此凶之由妄行也。故適時而止。爲德之積。非時而征。爲道之窮。此釋文明指其義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蓋小畜一卦至此已極。如再進。唯宜自反。反則爲履。富而有行。必求于禮。故曰貧而樂。富而好禮。爲人道之正。若富而猶逞欲。則必犯征凶之戒。而有殺身之禍。是畜者毒之。生者殺之。德之未成。名之未章。而徒徇于物。亡于欲。將何以稱其育。成其養哉。故全卦至此。唯以德爲尙。貞厲爲訓。不求其進。唯志于止。不求其前。唯志于守。聖人示教。莫不本象以言意。因辭以明數。此巽順之道也。進退以時。不失其權。而後免于凶咎。成其光明也。

宗主附注

經文講義

小畜卦 釋爻辭

五十五

小畜六爻。內外異情。雖偶而不和。此以志之不同也。先後天之生養殊也。凡世間物事。皆由一陰一陽配對而成。或生或化。或善或惡。莫不相當以爲用。如生成者。相得以和。變化者。相乘以制。善者相親。惡者相仇。必皆勢均力敵。地位相等。情欲相尙。而一則同好而成親睦。一則同爭而至怨仇。則由于志趣之異。習染之差。利害之難調。良莠之難化。故一則趨東。一則走西。一則向上。一則流下。其結果不同。其始發固无殊也。故在卦象言。皆爲對位。在情事言。皆爲偶類。而和親者。爲善對。爲佳偶。怨爭者。爲惡對。爲仇偶。乃同而不同。相差日遠。實有由也。故相生相制。爲變化之本。一往一來。

爲趨向之道。而在乎後天之情勢所不定者。故小畜。寡也而不宜爭多。養也而不宜過分。唯和乃中。唯慎乃固。此爻辭吉凶互見。而利害終始懸殊也。

又曰。小畜一卦。均以畜積畜養爲旨。而以物力之所限。時位之所制。不得大充其用。故以小名。此比之初有所積。略得餘裕之家。與夫甫有所造。頗得施布之士。而德業未豐備。志行待深進者也。故全卦以進行爲要。以文德爲本。然畜于物者。恆窮于道。志于得者。恆屈于行。此人情之偏。爲天理所不許。故小畜于育養之必需。則爲當。于生積之得中。則爲宜。過之則不宜。不當。爲其戒于人欲。而

慎于物好。重于天性。而輕于情。主于生生之道。而飭于行爲也。與中庸首章之旨相同。一以性道爲本。戒慎爲用。中和爲志。位育爲成。蓋中庸所述。純本乎易教。而更推其詳耳。故在小畜之象辭。明其爲懿文德。而上九爻辭。則以德之既積。示其用之已極也。而六爻之占吉凶。无一不以物與德比。情與性較。以明其輕重。而求之中和。果中和不失。生育必全。德業既成。位育自致。此微義所見。而始終以一孚字寓其旨焉。孚。中孚也。中和之轉音耳。唯孚乃有畜。乃能成其畜。畜者以德不以財。猶天之澤物。在霖雨。不在密雲也。在九五上九二爻。固已明揭其意。且推及小畜之成。利用阜生之

至。乃爲德而非物。爲貞勵而非餘裕。爲同畜而非獨私。爲知止而非直進。无非欲由此轉而入于禮教。返而修其性行。終上九之位。接履卦之用。因富庶之成。行教養之功。此固人類一大事。亦即中國數千年來一脈之文化所存精髓。自非輕易所可改革者也。誠以人生不可无養。而不可專營于利。在利與害相隨之時。必求其真利而无一害。此在以義爲利而後利耳。故乾坤四德。利爲其一。而釋文則曰義之和也。自此以後。凡言利者。皆易以義字。不復逕稱利。非聖人不言也。乃欲以義代之。而使得真利耳。故易之利。卽以後經書之義字。而易之言利。亦卽他經之言義也。義則均利故

也。大學已明釋之矣。儒宗之示教。由此一字。足見其所重。人道所立。以仁義二字概四德也。仁賅元亨。義賅利貞。貞亦爲成利也。而小畜履二卦則尤著貞利之德焉。此不可不知者也。

上九爻辭所稱。既雨既處。以時位已極。功用自成。故曰既。言前已見雨。而行已止也。比于人事。則爲德業之成。以既畜積而富有。且推而及于人。是生成之德已著也。故曰尙德載婦貞厲。尙德以載。而能內和其室。可見德業之成。內而妻子。外而國人。无不和悅而歸心焉。故室家之利。必由于身之脩。聲聞之富。必由于德之積也。載字亦可連下讀。爲載婦。明其與前爻輿脫輻之相反也。小畜因

巽在乾上。有車載之象。而合上句。則爲德之能載物。如地之博厚也。以德積既厚。而施既博。內外遠近。无不受其育成。故稱載。以上九爲極變之地。下爻之乾。變則爲坤。坤厚載物。以貞利物之功。與下貞厲相應。貞本乎坤。厲本乎乾。故合稱其德。以明上九之由變而反。以成履之用。且以見德之所成。莫非持躬自勵。守身自貞所致也。厲亦作厲害講。言不貞勵則害。正如育之爲毒也。凡易中厲字皆如此。非獨指一字。且貞厲者。一凶一吉。即在進止剛柔之間。順逆往復之際。自此一反爲履。履之用。純本于貞。更可見上九一爻之稱貞厲。爲履之先導也。月幾望。亦如中孚歸妹之所指。以辭

明象。又切時也。幾者未幾。以前或後皆幾也。巽不能正對乾也。故曰幾望。君子征凶。明其不宜進行也。以巽將變。陽與陰相忌。而不復得權。故征凶。釋文申之曰。有所疑也。疑字與坤陰疑于陽相同。亦含數義。一爲猜忌。一爲比擬。一爲阻礙。或作擬與礙釋亦通。蓋陰陽不和而有爭。不調而有阻。其義相似。而于此處作礙講。尤較切。蓋進行有阻礙。故凶。以道已窮。將何征乎。征亦作征伐講。以其行有武事也。小畜外順內剛。而上九剛極。重陽必陰。故比于征戰而有礙也。然 夫子已講釋大義。其所兼言之意。未及徧述。蓋此等活用。端視人事與時位之應耳。稱君子者。與象辭相應。明小畜

爲重在文德。非以言武事也。即巽主進退。而不宜彊征。故有凶。况上九之變爲履。履禮也。其與征戰相戾可知。故觀乎上九之辭。實爲吉凶並包之象。果順時因勢則利。否則害。蓋處兩相猜忌之地。當兩相爭奪之秋。設行之不宜。御之違禮。必有凶險。此爻辭斷之甚決也。畜已終矣。而物力不可窮。則征凶之占。亦足爲貪贖之戒焉。就時位言。窮則必變。今變而不克自反以復禮。將不免于征凶之辭乎。

又曰。小畜卦用與大畜頗可通。大畜以艮乾合。小畜則巽乾合。其下皆乾。是同也。唯小畜之巽乃陰卦。大畜之艮則陽卦。而以爻言。

巽祇一陰。艮則二陰。故所畜有大小之殊也。畜者育也。積也。陽以畜陰。則陰多稱大。陰以育陽。則陰多亦稱大。畜在多積。則小畜以積未豐也。畜在廣育。則小畜以育未大也。故小畜之異大畜。全在陰爻多寡。大畜本取陰陽相育爲用。較小畜取陽畜陰者。更進一層。爲小畜一陰孤行。不克多育陽也。然其用皆由陰在陽中。而陽不相害。大畜尤以陰得上正位。其勢已大。能與陽同育。雖卦上下皆陽。而合之則仍爲一陰一陽。此卦例也。大過二女。而合後則成一夫一婦之象。家人卦亦然。此觀其辭可見。卦自分陰陽。不以原卦爲泥也。小畜雖異爲陰卦。爲父與長女配合之象。實則仍成夫

妻之例。故爻辭有反目載婦之語。而天下以養育稱者。莫先于夫妻配偶。推之物類。雌雄牝牡。皆夫妻也。必先有夫妻。而後有生育。未有孤陽獨陰自生育者。故大小畜以育爲用。均取夫妻配偶爲喻。而大畜推及物類。更引童牛豮豕良馬爲證。亦明生育之功。必先有其良好之配偶。正如人類必先有和順夫婦。始能有賢孝子孫。夫婦爲人道之首。君子之道所造端。可見一切生育之原。實在陰陽之得諧合也。萬物莫不生于天地。莫不育于陰陽。而必在既交既和之後。此凡人所知也。唯明育養之道。必從二氣之恰相合偶。並不在一陰一陽多寡之齊。而在陰與陽志行之協。此大小畜

之用。以陰少而得陽爲本。陰能從陽。陽乃就陰。方爲至道。方見眞育。陽則性也。陰則情也。唯能相協。乃致中和。而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此中庸首章所講。實基于大小畜之用。讀者須會通之。

宗主疏述

小畜卦與履爲正反。與謙豫爲相對。豫爲雷地。小畜爲風天。而地雷復。天風姤。皆爲往來卦。凡卦中之義。均與此數卦相通。以氣相合也。卦在先天相對者。如天與地。日與月。子與午。春與夏。雖若不聯。而實相偶。蓋一陰一陽之道然也。陰起于此。陽應于彼。陽升于東。陰降于西。同時相應。同地相追。則自成一合。非一

動一靜。終後再始也。原息息相通。循環不已耳。故非陽卽陰。非此卽彼。氣往來其間。无一時停留。所謂周流六虛。恆久不息者也。故一卦之氣。與他卦相合。或同或異。或先或後。莫不有連有續。有動有應。故在風天小畜之反。爲天澤履。相倒爲天風姤。相對爲雷地豫。相錯爲地雷復。相應爲地山謙。相通爲山天大畜。此其明顯者也。再合之先後天位。會之消息數序。則各卦相連爲用。皆可按圖索驥。固不獨小畜爲然也。又求之于八宮。與其本宮對宮之位。所行之次。爲主爲賓。各有所當。則一卦之情。莫不畢見。而爻辭之旨。莫不得其由來矣。故卜卦者。貴能會通。而

察其變。變則卦異爻殊。因變以知未來。此神機之所啓。今但言常而畧變者。以變之難盡于言文也。是在學者熟于常數。而後能自通之。

畜者。蓄也。育也。以衆之所育。有資于蓄。故繼比而有小畜焉。畜者宜大。而小畜則其始也。當比之時。事業初定。所畜未盈。雖畜而未大。故曰小畜。且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畜以成之。裕以積之。由漸而致也。非有儲于前。有備于先。則雖畜之。不得遂大。是明天下初治。取之于民者必薄。而民之奉其上者亦必廉。治世之則。固如是也。又畜者。備其餘以爲不時之需也。因需而有畜。

則稱力之所及爲宜。比後之畜。力有未逮。則其所餘者寡矣。此亦小畜之所得名。序卦曰。小畜寡也。寡者少也。少畜之謂也。古人言少者。多謂之小。猶曰稍稍也。畜以裕衆。亦以奉公。此禮所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而夏之貢。商之賦。周之徹。因什一以爲制。示取民之有限者。皆小畜之義也。天地生物。莫不待畜以生以成。則雖小畜。不得嫌其寡。而正因其寡。足以遂其生成也。如天雨以潤物。多則汎濫而爲害。不如其少也。人之于所畜。多則貪虐以損其德。亦不如其少也。故可大則大之。可小則小之。聖人之制政。本乎天地自然之序也。故

小畜以寡而成其用。足以紹比之功。應需之志。而无慊矣。論卦之象。上巽下乾。風在天上。乾陽也。巽陰也。一陰五陽。陽多陰少。陰反爲貴。以陰之少。應陽之多。故稱爲寡。言所供不足也。然陰在外。陽在中。巽以順剛。外以從中。如天之欲雨。而山川出雲。恰相應也。唯所應者微耳。風者疏物。而雨遇風則止。故天遇風。有雲而不雨。雲從而雨不逮。此其所以爲寡也。陽者用陰以養。一陰以養五陽。其所得之寡可知。而不嫌其寡。則以陽剛之正。取巽行之順也。內外相協。上下相諒。不苛求于物。不責備于人。則寡欲以養其心。較多物以養其身者賢矣。故小畜之爲育。乃天

之道。性之充。非情欲之私。物好之爲也。故能協衆而安其位。居正而守其中。德昭于外。用孚于表。而能應四德之亨也。亨者通也。无不達也。寡欲者。无不順之。少取者。无不服之。能推己以益人者。人无不親近之。故小畜之用。爲衆之所歸。而其所昭于衆者。在德不在物。此明明德于天下者也。故君子以之。而懿文德。文德者。明德也。文于外。顯于衆。乃謂之文。如雲不雨。而爲朱霞。天以之爲文。人觀之爲美。此氣之華。靈之明。性之光。而爲美之所顯。故曰懿焉。

小畜一卦。寓意頗深。在治道言之。乃小康之世。然非真能小康

也。以羣衆失御。反姤爲小畜。姤者、遇也。小畜者、不遇也。而陰得位。陽屈其下。以柔履剛。衆志難平。雖暫伏于一時。將羣起于他日。此以動靜失序。逆順違常之所致也。且小畜以蓄爲用。能蓄以自養。則可苟安一時。倘蓄而未實。或空乏而无蓄。其養已失。何以自存。因卦中爻錯兌與離。火澤爲睽。澤火爲革。在外成睽。違之象。在內有革命之亂。此由人事不齊。應運不當。反常爲變。乖道爲妖。妖孽以興。變亂斯起。故小畜之失道。而成睽革之多難。小康之未逮。而成離亂之危邦。一轉移間。亨塞大異矣。誠以上巽下乾。必先有自彊之德。乾惕之懷。以固其內。更有巽順之

道。和易之情。以交其外。而後保其享用。致于安康。此應運在德。明數在施。德施以孚。禍災斯免。今內无積畜。民失所生。外无智力。國失所護。而猶不明明德以獲人心。不親賢才以厚人力。不知自責以悔既往。不肯自勵以勗將來。茫然自寬。覩焉自幸。以爲人如我何。數如我何。是兒戲爲邦。夜郎爲政。德施全无。道用失正。乞靈欺罔。恃在僥倖。則一旦中樞解組。四維奔迸。求存不得。求生不任。雖有天資。同歸于盡。此人事之懈。豈能咎乎數運哉。故小畜者。上以接比。下以啓履。明德則泰。失道則否。一亨一塞。唯人自以。存亡安危。一著所啓。克剛克柔。仁義及禮。歷茲小

康。大同近矣。勉哉斯語。毋悖至理。此小畜之所爲用。而深切乎時弊者也。聊述其大義云耳。

小畜卦在易歸藏。名曰小毒。取亨毒之義也。而曰小畜者。以所育之未大也。世間萬物。无生不育。无育不生。乃一陰一陽。助長成全之德也。然天地之生物也。非有爲而生之。以生而生。自順其性也。非有爲而育之。以育其育。自適其情也。生者屬陽。育者屬陰。非陽无生。非陰无育。此生化之定則也。卦自乾坤啓生成之門。屯蒙定生長之序。需訟見生養之情。師比著生存之用。其所以爲萬物生化之德。生活之規。莫不具備。而小畜何獨以育

稱哉。是蓋有深意存乎中也。夫天之所生者。天育之物之所生者。物育之。固未必待于外也。蠢如鹿豕。眇如蟬蚓。其生其育。无求于外。此物之情也。而人則不然。初胎成形。飲母之血。既產成嬰。吮母之乳。此固稚子之常也。漸長而資穀食。因欲而逐物好。嗜慾既啓。貪求愈多。有必需者。有不必需。有易得者。有不易得。而人之情未戢也。人之欲未止也。由是所以生者有限。所以育者无窮。爲之生者不多。爲之育者正未可量。是其有待于外。而非徒順其自然。適其生存之已足也。由是于生生之外。而有所求于育之情。由是于其遂生之餘。而有所需于育之事。夫而後

育之爲育。迥別乎屯蒙需訟師比之規。而極其育之所爲。推其育之所至。乃致演化人生悲歡哀樂之情。與世道安危治亂之序。而不復平均坦白。與物同進。悠游逸豫。與天同康。乃爲如潮如波之相推。若羹若沸之相盪。以促成人類史上之變化。與人羣學上之波瀾。此固歷數古今。靜觀文野。所未能免者也。故君子于此。不得不求其道焉。小大畜者。育之道也。從之則安。逆之則危。守之則治。失之則亂。人將欲遂其求欲之情。而无害于爲育之道。則所謂育者育也。將以成其生也。不然。則苟唯欲之求。而忘道之所在。則所謂育者。毒也。將以殺其生耳。可不慎哉。可

不審哉。

小畜大畜皆以陰用。皆由陽生故也。生之者衆。而食之者寡。在理財爲合道。今之所謂生者衆者。言僅有其生耳。食者寡者。言養之不足也。生衆而養不足。則生者苦矣。故必求其所以養生。天下之人衆矣。而得其養者少。則必爭。是亂之所由起也。民以食爲天。以足食爲全生之備。今民皆不得養。而上无所備。任民奪食以自救。此率人相食之世。亦亂之所由亟也。故人類不安。而世道不均。國政不理。而物力日困。天下之不復治也。寧爲運數之使然耶。彼之所富。我則奪之。人之所有。我則取之。是相與

爲盜也。盜者日窮。窮而養盜。罄其所畜。不足供一時之需。儘其所有。不足濟一方之急。愈窮愈困。雖盜將奚用之。唯有同歸于盡而已。此爲失其所爲育之道。而徒示人以物質之利。爭奪之巧。其所底。不至于殺人。以生不可。抑殺人。猶不得延其生。則將何爲。此世道之變。皆根于權利之說。物質之文明而來。雖欲阻之。不可復止。雖欲消之。不可復除。唯有眈眈逐逐。終日習爲盜。噫而已。更誰爲求其所以爲育之道哉。小大畜者。育之大小。道之大小也。小則小康。大則大同。小則畜其己。大則畜其人。小則畜于一時。大則畜于天下後世。蓋有畜斯有育。有畜以育。斯免

爭奪。所需既足。盜賊以絕。此君子因人情而制政。因人道而制生。不過亦无不及。志乎中而已。故小大畜。因時損益。濟世否泰。而立其序。定其治。名之爲畜者。言雖爲育。而无害于物。雖利生。而无損于人。雖有待于外。而无肆于中。雖有求于餘。而无乖于德。蓋衡之于至中。致之于至均。不爲貪而爭。不爲奢而盈。不爲不得。而不志于得。不爲不養。而不偏于養。故雖貧而不困。節而不窮。用裕而不傷財。取充而不患滿。此畜之爲道。必有德也。必有則也。爲人爲己。同利而无所害。爲我爲物。同用而无所虧。物我兩宜。人已俱適。故曰畜。畜者善也。好也。至善以好。天下同康。

尚何患乎爭。何憂乎貧。此易教之所以爲至也。天地之所以生成。日月之所以照臨。風雨之時。寒燠之平。无人不養。无物不生。則畜道之所見也。唯在乎德澤之流行。

且小畜者。以卦象言。取陽爲材。而奉陰爲主。其所合卦。爲巽與乾。交錯則爲姤。卽上下易也。天風姤之對。爲地雷復。復者返也。陽極則返陰。陰極則復陽。故在天爲陰陽往復。在人爲性情還原。返本還原。爲道之大則。乾爲大本。爲大始。坤爲至德。爲至終。今以陽往者。必以陰歸。以情去者。必以性復。此天人之大義。終始之總途也。小畜以風火相煽。變而至姤者。乃復窮至陰也。陰

不可極。欲不可縱。故仍還于復。此小畜辭義之所本也。人之所生。以情欲爲身。恆玩物而逐于外。使性日漓。乃失其本始。以至于毒害其生。欲求免焉。唯在于復。克己復禮。以成其性。始全其生。故在小畜初二爻。皆取復之義。言不復。則不能成其育也。果以育而逞欲。以畜而徇物。物欲反戕其生。更何貴于畜育乎。故本于復以還于始。克己復禮。乃反畜爲履。履者禮也。无履則无以立。无以自復。雖畜物自豐。徒爲殺身之備。雖充育自足。徒爲毒生之謀。象有齒以焚其身。人懷寶而干于罪。是徒畜而无復。徒知有育而不知有生。徒知有身而不知有性。一往而不復。一

去而不返。淪于禽獸。胥成盜賊。害己而損人。悖天而殺物。雖日
事乎畜。適自伐其軀。自戕其性而已。此聖人所爲懼。而特戒之
于爻辭。以復爲道。以履爲歸。能如是。方能成其所育。方不悖夫
畜育之用。蓋仍貴陽而賤陰。先性而後物。平情以制欲。格物以
致知。然後人已同生。物我並育。而畜之爲義至矣。此初二爻之
辭。必取復以立其則。固不獨卦象之常變。所必如是。卽天人性
情之始終。亦莫外乎是也。此中精蘊。讀者識之。

履卦三三

兌下
乾上

宣聖講義

履卦爲文明之象。教化之成也。有天地而人類生焉。有人民而生息
見焉。有生息而秩序著焉。有秩序而生成安和之德昭焉。化育繁衍
之道彰焉。是故履者。定其秩序。而安其生。發揚道德。而和其類者也。
其名履。其實禮也。其卦有指。其辭有加。而意有專。用有定。爲生生之
序。人物之大防也。傳曰。履德之基也。履和而至。履以和行。可見履之
爲道大矣哉。夫履卦乃小畜之反。上天下澤。一陰五陽。而其對則夬。
其匹則謙。其逆則剝。其應則復。豫也。蓋履上乾下兌。兌以承乾。陽以

育陰。因和而成德。因剛而行己。以說言爲貌。以不息爲道。天尊而下。就陽衆而內涵。不似小畜之志于求物。却能鑒于外物。以反于性道。此中和之德。而其成則位育之功。故爲人類準衡。世道模楷。而人事一切由之。以定其位。依之以安其行。此志之所一。德之所齊。道之所以大也。

履卦卦象。以乾合兌。上爲純陽。下爲少陰。兌。少女也。少陰從陽。少女從父。生育之愛。出乎天性。綏和之情。成乎至德。雖五陽一陰。外剛內澤。而能從順不違。克己自守。故謂之履。言有所處也。動則有行。靜則有立。進則有序。退則有位。此人道之所定。而萬類之所安也。故曰履。

如足踐地。而不虞傾陷焉。自來天地生物成物。垂象如日月。成形如山川。動如飛走之屬。靜如木石之類。運行如歲時寒暑。往復如日月風雲。大者至于乾坤。小者等于毫末。莫不有其定序。止其定所。行其定方。環其定軌。則所謂履也。无履則亂。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並生並存。並化並變。而无失其時。无乖其位者。履之道也。而聖人則焉。設卦以象之。稱辭以名之。推其動靜云爲。以志其安危利害。莫不由履以致之。濟之一之。是謂之禮。故履者禮也。禮始于人。履成于天。禮見于物。履寓于道。禮歸于一切。履定于自然。故有易。即有履。天地定位。履也。山澤通氣。履也。凡各卦之推盪。各爻之往來。

无一非履。而以乾兌獨揭其義焉。天尊居高。澤小在下。反映于夫。旁通于謙。而與小畜相反相成。此卦象之所由生也。傳曰。履者處也。與小畜之稱寡相應。寡則難止。處則有定。而畜者求其定。如人之富有。必求其安全也。果富而不安。有而不全。則生又奚樂。成又奚爲。履者成乎畜也。由畜而得履。由履而克畜。往復之用。恰如其志。故君子富必有教。富而好禮。欲保其富也。多財而不驕夸。多物而不恣肆。則長享其業。大成其德。而天下歸仁。萬民咸服。此卦之以兌居下。言其下之悅服也。

夫履上乾。乾乃君象也。居高而臨下。本剛健以生成萬物。比之天帝。爲生化主宰。人物所崇仰者也。而其下兌卦。說言以稱頌其上。順柔以和悅其主。如少女之承歡膝下。柔色怡聲。以得親歡。則生者得其育。化者得其和。裁者培之。聚者教之。以懷柔遠近。親睦老幼。此慈孝之德。仁愛之施也。故于人道。爲父慈子孝。而寓其意于禮。禮始于孝。本于尊敬。行于祭祀。而成于教化。致功于治平。此一卦所包。蓋自脩齊以達于治平。无不由此推之也。禮有三百三千。而首于孝弟。爲返本復始之道也。故祭祀尙焉。敬天事親。皆報本也。而履卦自小畜變生而得養。居而得安。行而得所。化育得時。物力得足。莫非天所予者。安得不有報乎。故禮貴往來。崇德報功。不愆于儀。溯原敦本。不忝所

生皆所以行履之道也。故履者道之所行。德之所成。教之所立。治之所明。由前言之。所以報恩。由後言之。所以培本。由內言之。爲親親。由外言之。爲仁民。而一歸于禮。此中庸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尊賢即仁民之意。仁民由普徧言。尊賢由推重言。而尊賢固爲仁民也。仁義本同出也。仁以爲體。義以爲用。禮重用。故言義。易所謂利貞之德也。而適以成其元亨。蓋易由用反本。由坤以歸于乾。示用之必有所成。而生之必有所育。育而後成其生。是履之卦爲乾兌。而其用則取坤艮。故以利貞爲德。而彖辭則稱其亨也。有國天下者。必求其亨。而不始于貞不可也。故治平必自脩齊始。而成人成物。必自成己始也。履者禮也。以誠爲本。以敬爲基。而仁愛爲之幹。孝弟爲之先。而卒成教與政。民之化于德。行于道。各得其所。以全其生。而共安其序。樂其育。此履之爲天下履。无一不足踐而躬行之也。有履以處。有禮以安。以一則小畜得其畜。而聖人政教得其成矣。此下悅而上尊。內和而外健。施之四海而同順。垂之千古而同服。禮之爲用。大矣至矣。學者可不重視之乎。

宏教附注

履卦最奇。以乾而能俯從兌。以上而能卑以自牧。故爲奇。蓋中國文明。全在禮治。禮以天子始。无不納于規矩方圓之中。尊卑皆然。

而尊者更自卑以率下。故象取乾剛居上。而隨兌以降心也。陽主升。而此獨用其降。蓋以得民悅服耳。若升而不降。則成亢龍。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將何以自存乎。故聖人制易。陽以陰用。剛以柔行。不許其過。而使之中和。此道之大用。亦儒道之主旨也。觀履卦更可證明矣。

又曰。履爲人類立身處世之本。及政教治人安民之基。一部禮經全由此出。即中國古代文化。易教治平脩齊工夫。莫不始于此卦。故講時宜詳細推釋。以求古聖立卦設辭深心。與夫易教包蓋政教微義。

履卦所得名。以柔履剛。如人之踐履也。蓋以乾兌合。一陰居中。而能聯諸陽。陽以從陰。陰以接陽。比之在上。而能俯就于下。居尊。而能抑勢自卑。此以名分所爲。而克見其德。脩養所成。而克行其志。不以富貴驕人。不以貧賤喪志。則不平者能平。不均者能均。闕者補之。乏者益之。多者截之。過者約之。以齊于中。而底于和。故名履。言示人有所履也。雖尊榮而不危。卑陋而不辱。屈而得伸。上而可下。以定于其分。而安于所生。以一其紛。整其亂。而使之不乖不悖。不逆不離。以成其道。而厚其德。此聖人治平之所取義。而禮樂之所仿興也。履字上尸下復。尸者明身所止也。古文與尸或尸相通。皆示爲人物所安處。

之地。而心志骸體之所休息。羣類動靜之所依栖。而不犯于外患。不逢于時災。故如屋廬屢屐之類。多取象焉。而履則又爲踐踏之用。復者返也。行而自歸曰復。言人之行遠而不忘其本始。往而來歸。去而仍返。則不失其宗。不離其原。循環往復。以合于天地之道。故曰復。如復卦。七日來復。乃天道也。而人之行。則爲復始。克己復禮。以至于仁。則脩養之事也。人之所以生存者。不離于道。則所履者。以道爲本。復始復禮。皆復道也。小畜所謂復自道也。復字從彳。亦行行之意。易之言人道也有四行。即道神德行是也。傳曰顯道神德行。明易之所以示其旨。而教人有所遵也。行者一切事物之動定也。而履賅之。由其

成言曰德。由其始言曰行。二者精粗之別也。故復字從行。與德之半賅其始終也。人之足所踐者。即身所止。步所行者。即心所至。履者。人之所以行止動定也。故統名曰人道。而聖人著之爲禮制焉。

夫履以乾合兌。兌爲缺。乾則充。故履爲補闕之象。而其錯爲夬。夬亦缺也。夬之上下。恰與履異位。故在夬之不足。在履則足矣。履之反爲小畜。小畜之陰爻位在四爻。恰與履異地。小畜之求富。在履則不求矣。蓋履爲全人之生。足人之需。而不得過其分。其已有者。使長保之。其未得者。使自足之。不貪于外物。以安其心。不苟于所求。以清其志。是以富貴得之而安和。貧賤得之而樂育。以成其道。益其德。是以爲

人所履而无歉也。天之生斯人也。恆不能齊。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天或壽。或逸或勞。此情也。非人力所能一之。而有履以使之。一則聖人因天道而立人道。以不齊齊之。不足足之。故取象于兌。而調其志于乾。蓋以兌之缺爲守。以乾之充爲用。而自安于不足。以齎其志于光明中正。而无所憾。此履之所以爲禮之源。而天下皆定于一也。以履中爻象離。離爲後天乾之代位。故有光明之義。且中爻。人爻也。小畜履之變異。皆屬之此人爻。皆爲人事所移易變化者。故因畜之變而爲履。即因人之欲而制禮。禮立而情欲有所止。富貴貧賤。皆由禮以定之。富不侮貧。貧不狎賤。賤不怨貴。皆得其和。而成大

同之治。此禮之大效。亦應乎中正光明者也。大有同人。皆取乾離之象。故大同爲治之極則。而其始莫不由禮。即履之所肇也。禮必有節。節以坎合兌。亦同于履。唯履著其大節。明其細。履通于天。故從乾。節限于物。故從坎。而皆本兌之不足與自悅之義焉。故貧而樂。富而好禮。卑而不屈。尊而自下。皆平治之則。大同之風。此古聖立人道。必假于禮。禮則理矣。有條而不紊。謂之理。有條者不齊。而不紊則齊矣。故禮者齊以不齊。一以不一。足其不足。平其不平。均其不均。而致之中。和者也。皆本于履之象焉。

履之爲用。本乎小畜之志。而應其變。以濟其窮。故爲人道必需。世治

極則不可一時无之。蓋小畜爲求物力之充。財用之裕。以遂其人生之欲。供其揮霍之費。輒進取无厭。貪求不足。因利而成害。爲物而喪志。因生而趨殺。爲情而悖性。此天下之至慘。而人類之巨禍也。故必有以救之。挽回其波流。樹立其隄防。使全其生成。而无棄于天。自戕其性。以時率其道。克養其德。明人生之所貴。而不過于物。知世道之所宜。而不害于人。則順其變。以立其規。推其極。以期其所至。使生者得其養。有者得其安。乏者得其足。无者得其平。此聖人制利用阜生之道。而一歸于禮也。禮以濟其窮。而不失其用。故不徒爲生。而生自全。不徒爲欲。而欲自適。明利于義。定志于道。用物以仁。養身以德。則

雖閹盜窟而无仇。居匪巢而无損。譬之與虎狼處。不遭其毒。偕鯨鱷遊。不撓其怒也。爲能以禮自衛。則人不攻。以禮敬人。則物无怨。雖居高不危。居下不辱。時得其所。永保其樂。此禮之以敬爲外。以誠爲內。自卑而尊人。自反而恕物。故禮者恭敬之所將。而和平之所本也。兌說而應乾剛也。澤順而合天健也。內恭外敬。上謙下和。相濟其美。共成其德。此履之用。在有分而能和。有等而能一。有位而能自牧。有守而能自信。故道通于天。德麗于物。神昭于一切。而行達乎无窮也。說者謂禮爲專制。分爲階級。而非笑古人。訾訐聖教者。非愚則狂。蓋未明人生本源。天道定序。徒逞己欲。以利自私。慕物好以貪。自殺而已。

惡足以言易哉。夫易之制。正爲救弊而存其善。去爭而求其和耳。故禮者自制。非制人也。分者自守。非責人也。唯自制。人亦无懟。故能制人。唯自守。人亦无侵。故能責人共守。此其效也。非初旨也。後人但知立法明刑。乃以制人責人爲旨。而忘己之宜。制宜守。是正悖易教。非聖人作禮明分之意矣。故治亂異焉。厚薄殊焉。夷考其得失。究孰爲之哉。毋亦人事自移易之。而變遷之耳。讀者于此。務三致意焉。

履虎尾。不咥人。亨。

宣聖講義

此全卦彖辭也。文意深遠。取譬精審。寓義弘闊。驟讀之多不達。必極

深研幾。廻環窮究。方知立辭原旨。命語精奇。蓋易卦彖辭。概括全卦大義。而明其用。履卦大用。已如前述。其辭之取喻。則示用之不易。而功之莫擬也。要知古聖深慮窮思。求所以全人生。安人居。順乎天。成乎道。而永遠和平。化育无盡。乃取象于履。而定爲禮教。以禮制情欲。而充其育。保福利。而適于中和。則非爲一人一時之謀也。而履之象。爲小畜之反。因反以成畜。是聖人因情以制情。因欲以節欲。妙用之至。通于一切。故禮教爲人道之本。賅仁義而立其度。合道德而樹其規。以之安定斯民。樂育天下。實爲不易之道。故禮教成而野性化。仇怨消。爭殺止矣。此彖辭比之履虎尾焉。虎性難馴。履其尾而不扼其

吭持其爪。則其仇殺之心。將何以止之乎。而今日不啞人者。是必有道矣。夫人之情欲。奔突肆恣。有甚于虎。虎之惡。以其殘暴不仁。人之情欲所役。恆過于虎。爲其徒利己而不檢。徒逐物而无厭。故殺人以逞。傷人以爭。虎雖惡。止于殺傷他類。未仇其種。人則與人仇。是過于虎。以虎喻者。虎輕言之。而世之殘暴不仁。人盡知爲虎。故取之爲譬耳。履虎尾而不遭其咥。是其人必有自全之道。能化其野性。而諒人。之行也。故亨言其化而通之也。亨爲大爲明。以人雖有履尾之行。原无害虎之意。此誠所感。敬所接。忠信所孚。能化所難化。通所不通。故爲亨。以己之光明正大也。

就卦象言。上乾下兌。乾剛而兌澤。錯對爲艮。巽有虎尾之象。乾爲健。而兌說之。有履虎尾之象。六爻五陽一陰。三爻爲陰。以馴陽。柔以履剛。故曰履虎尾。明其險而不危。惡而不凶。在用爲俯從。在德爲將順。非等類而能和。非誘脅而能悅。和悅以應。剛健以從。如父撫少女。主惜子民。故尊而卑。上而俯。此以不啞人而亨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明指卦用也。其最要者。以亨剛中正。不疚光明數句。爲

履之所以成德也。說以應乾而不失其序。如少女雖得愛憐。不恃寵而驕。如人主雖居尊位。不挾貴而暴。尊卑分定。而情能和融。彊弱勢殊。而志无乖閔。蓋有以齊其不齊。一其不一。由相異而調之。本不同而化之。格于无形。感于无聲。故不疚于心。而底于光明。亨剛中正。不招怨尤。尊卑彊弱。互用諧協。此道之極則。萬物所以並生並育也。故聖人鑒之。而制禮焉。禮以和爲貴。分定則和。分失則亂。禮者能安亂而致和也。遏其貪恣。警其癡頑。化其暴野。養其情性。以復其初。以全其生。此由兌之用以達乾之體也。故履字從復。言下復而上達也。卽由履以返成其畜之意。雖抑制人欲。勉克人情。而不犯人。不害物。爲

其先自制自克也。故人无怨尤。此辭所謂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宣聖講義

此中釋卦象之義。由天道以及人道。明禮制之所由起也。夫人道之本于禮制。自有易而始定。溯其起源。則卦象既畫。體用已賅。雖无三千三百之條。而履之上天下澤之序。固已昭然。人民心志。因之而定。國家秩序。以之而安。是以禮成治。實爲古聖先王不易之旨。蓋自伏羲以降。世代日益文明。風化日益醇厚者。禮治之功也。故象辭稱君子以實之。謂先王所仿。而後人所循。莫非履之用。此禮之包舉人道。

之全。而其成效。早著于三代之上。唐虞盛世。上下和睦。農軒古風。人民熙攘。其所由來。厥在乎禮。禮定而人道以立。禮行而人類以安。禮成而人生以全。此文明之興。教化之大。治功之隆。莫不由禮。而莫非仿于履也。且履之爲禮。乃聖人因象制用。本天以爲人宜。固鑒于時之所需。地之所適。生生之所在。而自然推遷之所至者。故上天下澤。天之分也。雖彊者不可奪。智者不可移。決不得謂天居下而澤居上也。唯分固定。而情宜和。故辨上下者。即以通上下之情。定民志者。即以達平均之道也。說者知其一。而忘其二。遂疑爲專制。爲愚民。是誣先王。且不明天道也。未有无禮而能和安者。未有和安而不由禮者。故辨上下者。求其齊。定民志者。求其一。而屈尊就卑。截長補短。正爲禮之本旨。蓋即履之以兌說而應乾剛。中正不失其位。光明不疚于心。乃能躋天下于太平。納人類于大同也。故在易履之下。爲泰。明其效也。

宗主附注

履卦以履得名。如人之所踐履。言而有信也。今人言踐約曰履約。即此義也。蓋必有信約而循行之也。故爲人道之本。論語曰。民无信不立。易之四德。貞以立信。而稱幹事。言能信。始能任事也。故履者。理也。禮也。在德曰禮。在行曰理。二者一也。理出于道。禮成于忠。

信。故履卦所象。必以道德爲本。而推之以治理一切事物也。不獨人類所需。凡天地間事物。莫不有分。分定。即履之所用。越分則忘履。雖凶惡者。分以制之。不爲害。若非分。則不可究詰。故情欲足以殺人。怨毒足以滅種。非分之所爲。足以貽害無窮。此君子貴有履也。履以制情而平怨。遏欲而解毒。則在乎立分以定其志。本于禮與理。不問其孰彊弱也。故一切事物。皆得其平。以遂其生。以保其類。此世界之所以繁榮無盡也。大哉履乎。克成其畜者。唯此是賴。此所謂相反相成者也。

又曰吾國文明。發源自古。易其綜冊也。凡諸子百家。教學論議。莫

不宗之。蓋人文仿于天文。易之卦爻。亦人亦天。合而觀之。爲造化具體。分而析之。爲人生日用。故以言理數。則窮天地幽明。以言事物。則包巨細遠近。而立之以極。折之以中。中一不變。以應萬象。設卦以統御之。分爻以離合之。而莫不歸于一陰一陽。以見其體用變化。所謂一正一反是也。正必有反。反必有正。而終同于一。故善惡皆止于道。性情皆成于德。此中和之教所由立也。中則无物可執。而永守不失。和則无物可分。而有條不紊。蓋和之用。見于禮。中之體。建于天。天以仁爲體。禮以誠爲則。二者合爲仁智。成爲修齊治平。內之爲止至善。外之爲明明德。雖萬行千條。而一以貫之。此

固歷聖相承之教。不問其爲道爲儒也。故易之大用。純在此一正。一反而相成。如小畜與履。其明例也。二卦本有正反之異。合之則爲人道之全體。利以和義。富以行仁。教則成其富庶。禮則保其生育。非相恃也。實息息相依。少一則不全。不全則人生苦矣。故正反相濟。爲易之大用。亦天地一切之大經大法也。讀者于此。要細細體會之爾。

聖人觀于履卦以制禮。明辨上下以定民志。其義已見前矣。而最宜審察者。則自來儒者所述之治道。與夫人民所習之教學。莫非始于此。終于此。蓋大學所述。中庸所論。皆本堯舜一脈之傳。爲三代制度

之準。師弟千載所衍爲人生修習之基。實由履象推演而來。易教規模所定。故在大學首明明德。而終于止至善。中庸首性道教。而終于中和位育。一以貫之。即上天下澤履一節象辭之義也。何以言之。上天者。溯其尊。追其本。下澤者。明其用。致其功。而上尊以和。下悅以敬。尊則不瀆。和則无怨。悅則誠服。敬則可久。尊和以安。悅敬以大。安則无亂。大則得衆。而上安則下懷。下利則上保。君居尊位。而民樂生。民愛其上。而君親衆。此大學明德親親新民之旨。中庸中和位育之功也。且上天而不亢。下澤而不流。上下以濟。和悅以生。如水火既濟。天火同人。而化爲中孚之象。卽大學之止至善。中庸之率性脩道也。蓋

上下者在國爲君臣。家爲父子。教爲師弟。序爲長幼。一尊一卑。天地定位。一仰一俯。陰陽協諧。于身爲首足。爲腹心。爲神與形。爲道與器。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人之所以脩養者。砥礪者。培成而光大者。調劑以中和者。皆此上與下也。得之則生。失之則亡。順之則化。復之則康。此至道至德之條理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凡此諸德。莫非明上下之分。定人道之倫。立脩養之方。納民物之軌。而以孚于上。天下澤一節之義也。故上下有位。天澤同德。而後民志

可定。人倫可明。至德可成。至道可達。此以有條有理之始。而達于無聲無臭之終。可大可久之行。而晉于乃聖乃神之域。豈徒爲治平言哉。又寧爲尊君專制計者耶。

夫天地之大。品物之庶。以生以聚。以利以安者。得其分而能協和。一其志而無猜忌也。故在一身。求其心腎之濟。神形之和。而無偏育。無輕彼重此。而後安生適道。終其天年。此性命之脩。必始于養心寡欲。而期于明心見性。故大學言知止。以靜定安慮得。分述其工夫。此內行之有定。而後上下不亂也。其在家國。求其父子之親。君民之睦。遠近之相得。賢愚之相助。貧富之共濟。憂樂以均。而後無怨無爭。以安

以和相聚以類。素行不貪。此家國上下之分定。而達于齊平之道。故大學言知止。則有仁敬孝慈信諸德。言明德。則有脩齊治平諸道。皆所以明履之用。而全人天也。進乎大學者。如中庸率天命之性。脩本性之道。立性道之教。而與大學誠正章相證。其成也。推中和之德。致位育之功。亦由大學齊平。而進乎至善。即所謂誠明以達于大化者也。故儒教之旨。純出于上天下澤。而其效。終不外于辨上下。定民志。以民志之定。爲一切皆定。上下之分。爲一切皆平。平然後安。定然後久。此天地永不敝。日月長光明。而發于有爲。止于無爲。始于毫末。終于無盡。故禮運有大同大順之世。卽由履以進于泰象也。履爲天道。

禮爲人道。禮立而後天下定。禮成而後世治隆。此儒者言學必由禮。不問爲內外。爲行藏也。民志之定。正如僧之入定。道之抱一。不紛于心。乃凝于神。豈易言哉。而無知者。竊議之。謂爲束縛。爲不自由。實未嘗聞性命之道。通天人之源。乃徇于情。囿于識。迷戀于物玩。徵逐于繁華之徒。又烏足以談禮教哉。故亂者人情之所使。物欲之所導。而生之賊者。卽其所謂生用之毒者。卽其所謂用曾不悟。上天下澤之義。而欲驅人以與禽獸爭。其禍滔天。尙忍言哉。故履卦取名。乃明示人所踐履。卽立足立身之所也。失其所立。生將奚依。如別人之足。而欲其直立。天下無是事也。有志于人道與世治者。必反求諸禮。禮之

興廢人類之存亡。禮之隆污。世道之治亂。此萬古不易者也。唯毋誤解禮之功用。而悖履之象與辭義耳。

予更有一言。聲明禮教之精義。則禮者與法治全異。法在制人。禮在克己。故禮文雖密。非以防人。乃自防也。禮例雖嚴。非以責人。乃自責也。不獨不專防人責人。且對人之越禮者。恆求其所以恕之。必先自反以盡其己。故禮本于忠恕。忠則盡己。恕則推己。未嘗爲人謀。而人自服焉。蓋卽本上天下澤之旨也。上天而不自尊。乃卑以就下。下澤而不自棄。乃悅以親上。上下和睦。君民同樂。而各安其分守其位。以長治久安也。故禮記曰。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

况富貴乎。斯言也。足以概禮之用矣。蓋禮在自遵。而所以立己之身者也。苟无自立之地。是將陵奪他人之位。則大亂必生。故禮以卑己尊人。而必自上作範。以身作則。本踐履之義。而因乾之親兌。比之父之愛女。唯恐其或離怨也。唯慮其或畏迫也。相携相近。至性至情。以成其德。達其道。而尊卑之分。出于天然。雖自卑不失其尊。自降不失其位。故能定而有序。和而不犯也。故禮有云。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乃極言禮之重平等也。无如後人誤釋此二語。遂遺千古弊害。實則不下者。不以庶人爲下而畧之。不上者。不以大夫爲尊而減之。必求其平。平則和矣。故上天下澤。以止于太和。此禮之極則也。倘如後

人所釋。則所謂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語。將何解哉。因關經義。特爲正之。

宗主附注

履上天下澤。說者謂爲上下懸隔。位分差殊。即儒家尊君賤民階級制度定案。此乃未嘗明解天與澤之真義。而妄爲測度之辭也。履上乾下兌。取象爲天澤。天非指帝也。凡後天之乾皆然。特泛指天空之氣。故列位西北。與先天之天地定位大異。兌爲澤。此字人多未細思。澤水也。坎亦水也。何以異。則後天之澤。爲水已成聚。必有灌溉之用。潤沛之功。而後可稱爲澤。必有積厚之勢。蒸發之源。

而後可稱爲澤。其實大如海洋。小如湖沼。皆澤也。而必有光澤之照耀。潤澤之流行。以成其生物之德。化物之功。故在先天與艮山對。而爲山澤通氣。在後天與乾天連。而爲天澤合德之象。山澤爲對。則成道之妙竅。天澤合流。則成德之周回。故天空之氣。即澤之所蒸。而爲雲爲雨。澤中之水。即天之所降。而成聚成流。二者相交孚。而非懸絕也明矣。在人兌爲口舌。爲言語。爲心所悅。爲物所脫。其象上缺。似口出言。而呼吸飲食資焉。內通心腎。爲神志之所達于外者。其上連頭腦。卽如履之上接乾天。故爲一身之本。而示所倚立。所踐履焉。在人情爲父女。而老少各異。相愛憐。以天性也。相

提携。以至情也。雖有上下之分。而爲交孚之用。雖具尊卑之分。而得和感之功。此聖人取以制禮。全本于此義。取其剛而能柔。悅而能端。不狎則敬。不畏則親。親敬不失。禮本以立。故禮先于倫常。即大學所謂止仁止敬一節之義。蓋有禮則有所止。人倫爲人類所共止。此禮教之能定民志。而治天下也。故欲明禮教原義。必先知易履之上天下澤。豈聖人故爲之束縛。定之階級哉。禮者。正求解束縛而除階級之爭者。熟讀禮經。必達此旨。

宏教附注

此章極言禮教之用。可見古人制作苦心。惜自秦後。人囿于地位

之尊。忘夫大同之義。使禮偏于一尊。而不竟其用。礙于特權。而不揆于和。是行禮者之過。非制禮者之可議也。要知禮在三代以上。一切皆志于平均。尊者自卑。彊者自弱。以成其和。而求其相愛相助。非爲貴富計也。而貴富賴以保全。故禮教者。人道之本。後人所釋禮經。多乖原義。且經纂改不少。故爲效僅小康耳。夫子深慨焉。故講此卦不厭求詳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宣聖講義

此履卦初九爻辭也。言履之本用自此始。在履之用。爲有所立。必有

本焉以爲之基。人之行藏莫不有本有始。而後立可以固。行可以亨。无本則傾。无始則絕。人生如行道然。不忘所始。不失所本。而後進退如意。行藏自在。此履初九之辭。先明其義也。履在事爲禮。禮之本始。即忠信也。忠則盡己。信則誠己。簡言之。誠也。而不假于外。不憑于物。潔身以固。貞心以毅。此卽中庸所謂素位也。素位者。无加于富貴。无減于貧賤。不願于其外。不求于其他。故无可加減。无用假借。此素履之義也。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亦此意也。故繪事後素。素者。潔白之本質。光明之始基。无往而不宜。故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篤敬亦誠也。素之所見也。素位而行。則志不屈。心不紛。物

不誘。利不動。則處危亦安。行殆亦平。故曰往无咎。蓋有忠信之本質。篤敬之始行。則不曰習禮。已精于禮。不曰知止。已有止。不曰善行。已克行。其先已備。禮其末矣。道者不必禮。德者已賅禮。此素履之爲至履也。更何咎乎。不與于外。不搖其中。則物格而知至矣。誠則明。明則誠。能定靜而安慮。則无物不得。能明著而光大。則无事不達。此素履之无咎。言无咎可與矣。不惡胡善。不害胡利。素履者。超乎善惡之途。出乎利害之門。心志常存。形神永一。守中不失。用極不違。而常湛然。凝然。尊不爲高。卑不爲下。貴不爲榮。賤不爲辱。既无尊卑貴賤之存。心安有高下榮辱之涉于身哉。故素履者。履之志也。禮之本也。蔑以

過矣。古聖人禮制之先，而道德之至。人所由也。此本兌之下爻。純體乾元之德者也。

夫素履无咎者，非徒對外行言。蓋本于至誠。發乎至情。乃中和之德也。在中庸首章及大學誠意章所述各節，均爲此行所關。一言以蔽之。誠也。而必始于慎獨。戒懼以自警。毋欺以自信。此致誠工夫。故于不睹不聞之時。尤當有克敬克恭之實。上不忤于天神。俯不愧于衾影。以時省察。以立其誠。而後保其天性光明。成其乾元剛健。此素履之行。非易言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其由于戒慎。出于省察。而後忠信永孚。篤敬自若。故曰獨行願也。獨行自信。則對物有方。于外无願。則勉己必篤。故獨行自願。實素履之道也。且願者。求也。望也。欲也。不願乎外。即无求无欲之意。所願在己。故也。此即克己復禮之義。以己所欲者。保其本始。己所求者。返其本始。此道之所以有脩也。又願字古通原。亦通愿。原本始也。愿誠愨也。獨行以至于本始。爲道之凝。獨行以推其誠愨。爲德之至。亦即忠信之謂也。中和之謂也。蓋有行而无待于外。則所志者成己而已。成己者。必成物。則所志者明德達道而已。此素履

之所貴也不干于物不犯于人而能行无所阻止有所固非脩道有
得者不至焉由禮而超禮之上行禮而化禮之域此履初九本用乃
在聲色之外也其始也其成亦然其本也其用亦然故上天之載无
聲无臭至禮不文至樂不聞而後通乎神明達乎天人此成道之至
原天命之所賦也故禮者人道之終始于素履一節見之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宣聖講義

此履九二爻辭也履者以踐履爲用踐履必以道猶人之行必由路
也在初九本潛動之象孚素履之占言獨行而无願于外猶自踱于

暗室而不愧于屋漏也至九二則已成行矣出必由戶行必由道故
有履道之象而依乎乾健不息之道順乎乾元中正之行不偏不倚
无頗无阻本道以行因位以立故有王道蕩蕩之象中位自固前進
不迷進退有常行止得度故有王道平平之意此辭稱爲坦坦也坦
坦者至正至大其舒其徐純乎自然達于至善心與行一志與物諧
夷然無疑怡然无險氣至以適理當而和此中和之德也君子之所
懷聖人之所至也故坦坦者无物我之嫌无虞詐之感悠然以進怡
悅自得。不獨行道然也立身處世莫不如是蓋以九二居內卦之中
得正位之地以陽行陰以柔承剛協諧其德調理其事能成乾之道

達履之用也。在九二之德。固孚坦坦之道。而內卦之位。適宜貞靜之行。故其占爲幽人貞吉。幽人潛行野處。潔己自好之士也。含意不昭。深文不銜。道足自充。德足自育。而言能爲人法。行能爲人則。足以移風易俗。垂教天下。後世足以和近服遠。傳譽家國者。則古之隱逸賢哲也。故克孚坦坦之占。而无憂患之加也。以其承素位之行。无外物之求。居心坦白。无利欲之動。富貴不淫。貧賤不辱。威武不屈。獨往獨來。不虧其節。自樂自得。不慊于中。乃稱爲幽人。而協乎貞吉也。在歸妹九二曰利幽人之貞。其義正與此同。皆以兌在下也。皆取少女之貞潔自守。寧靜以固。克稱幽人之貞。君子之守己。正如女子之守身。

外物无干于中。私情不移其正。故亦以幽貞明德而孚于吉占也。或謂幽人指女言。亦通。蓋幽者對明言。以九二居內卦中位。按之女正位乎內例。則稱幽人爲女固可。不過易象男女。乃代陰陽剛柔言。非必指人也。且男女亦以內外分。果在外卦。亦屬男象。家人卦一爲巽。一爲離。皆女也。而合稱家人。卽內外之位。以分陰陽剛柔耳。故易辭不曰女人而曰幽人。可見非專指女也。但幽貞之德。爲女子之守。丈夫亦有之。凡貞固之操。潔靜之行。皆幽貞也。丈夫脩養不可少者。以一身言。自有內外。乾坤四德。亦具內外。由外言之。曰元亨。由內言之。曰利貞。而履卦之用。重在克己復禮。尤屬利貞分內事。且下卦兌

爲少女。其德比之處子。以守貞爲第一義。故九二明示幽人貞吉。見其所示之象。爲先自慎。爲謹守禮節。以持其中。防閑物欲。以定其內。情欲物好。皆陰類。上有乾剛以鎮之。剛健不息之道。以馴服之。故見可欲不亂。不亂則寧。寧則靜。靜則復性。故要在不亂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履道坦坦。非道路之平已也。必中心之坦然。无物中不自亂。而後天君泰然。而後神志凝一。而後无畏无怖。不愧不作。而後止有所定。行不踰矩。而後視聽言動。莫不由禮。而後內成。

其道。外明其德。此人生徹始徹終學問。亦即履卦之大用也。夫心者。易動難安。情者易偏難正。唯能中不自亂。則喜怒哀樂不失其和。行止出處。不睽于道。此所謂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者也。幽貞二字最要。不獨此爻爲然。全卦之用皆然。以能幽。始能明。能利貞。始能元亨。人道自己始。故脩養爲人生第一事。欲爲大丈夫。必先保有處子之節。欲明德于天下。必先礪幽人之貞。此履道坦坦。非易致也。唯其无求于外。故能行于天下而无阻。唯其无好于物。故能成人成物而无盡。此坦坦之道。發于坦坦之心也。佛說心淨故衆生淨。其義亦然。人之欲有禮待我。必先能以禮自待。人之欲克育其生。必先能以道自養。

易經講義
其心。故履者成其畜也。不自亂者成其治也。中者天下之大本。大本既立。何行不宜。何止不當哉。此履道之爲坦坦也。

宗主附注

履卦全卦皆比于人所踐履。即所謂踏足地也。人生于世。必有與立。无立則无所措其身。故踐履爲人生必知之道。亦即立身行道所憑藉之物。又如人足之有履。用以踐地而行路。非限于其立而已。凡行止坐臥。莫不賴焉。故曰人生之履。或曰履道。猶言人之行然。行者包動靜出處。凡有斯身。必有所行。稱人之行爲曰行。以其必仿于德也。故曰德行。唯履亦然。以其必憑于道也。故曰道履。道

履者。天地人物共行之道。而无時或離者也。有道以爲履。則行必安。止必固。動必有度。靜必有位。故爲定一切之本原。範无盡之籜籬也。聖人師之而作禮。禮亦履也。言動視聽。出入作息。莫不有禮以範之。定之。保之。存之。故曰有禮則安。无禮則危。人之求安而惡危。情也。而情恆使人危。唯有禮以節之。則安居无慮。有禮以導之。則通行不危。此禮爲人行之本原。而成德達道必由之門徑也。易著其義于履。聖人制其文于禮。苟求其精。必熟讀禮經。方能知履之大用。易教之至意也。

宏教附注

今所講發明履道之用。即人道之本。而幽貞二字。即人生立身處世根本工夫。亦中國禮治根本則例。大凡以禮自治者。人无不以禮報之。世道險巇。非人之罪。己未盡也。果己心不亂。何愁前途之不坦坦哉。故中不自亂一語。一爲養心之道。一爲養氣之道。即孟子所謂不動心也。因此一事。足以回氣數。化吉祥。氣之所養。天地不違。何況鬼神。故貞吉之占。乃自召之也。內中含有感應之理。與道佛所說相證。可細讀之。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宣聖講義

此履六三爻辭也。履五陽一陰。陰爻爲貴。則全卦之用。以陰爻爲主。卽兌卦上爻也。在兌卦以上爻獨缺。象人張口。或水決口。皆有所闕陷之意。有闕者當補之。兌補則成乾。今履以兌承乾。比諸純乾。所差祇此一爻。前後皆陽。此位獨陰。合衆陽以培此一陰。則有補闕之象。且三爲陽位。陰以乘陽。柔以加剛。陰貴而少。陽賤而多。多則有盈。盈則不弱。截多益寡。平彊濟弱。在勢爲順。在德爲便。順便之下。因用成宜。則補闕之功。情之所通。理之所許。眇也。跛也。人之有闕陷者。天所予以不足。而時地有爲培滿之道。能視能履。闕者不闕。盈以劑虛。衆以益寡。以其情之相愛。意之相憐。故補闕非功也。在履之用。重于補

闕之義。爲時之不古。人之失道。由履之義。辨民之分。定禮之制。濟時之艱。則其效。正如使眇視而跛履也。眇且能視。况有目乎。跛且能履。况有足乎。由此足見履之道大矣。禮之用至矣。然履者。非欲去其闕而已。乃求无闕。非欲勤其補而已。乃期不補。蓋因兌以復乾。在此一間。果一蹴幾及。何用履爲。故履之極也。不以補闕稱。而其始也。則不得不盡于補闕之事。有闕則履用以顯。克補則履道以成。此聖人設卦製辭之微旨也。

雖然。在履卦全體之用。固期于補闕。亂者治之。危者安之。病者愈之。勞者慰之。不得所求者予之。不樂所生者撫之。无一夫之不獲。无一物之失所。則履之志也。補闕之謂也。而在六三爻。却異于是。蓋全卦皆陽。此爻獨陰。全卦皆盈。此爻獨絀。是全卦爲補。此爻之闕。而此爻恰屬全卦之所謂闕者。既居缺陷之地。當損弱之時。則其占辭。正與卦反。故雖有眇視跛履之文。却不能掩眇跛之闕。雖能履虎尾。却不能免啣人之凶。此與彖辭之不同。及歸妹初二爻占之不類也。蓋三爻居時地之要。丁運會之艱。側身以試險巘。舉足以涉深陷。有視而不足以明。有履而不足以行。而自負爲世希。以加于衆。故其凶也宜矣。柔乘剛者。在剛爲福。在柔爲禍。陰上陽者。在陽爲屈。在陰爲逆。六三之凶。其地位與爻之失當也。在下者。以驕橫稱亂。在內者。以肆蕩

敗德。故有武人爲于大君之占。言武人不當主衆。而上僭于大君也。不當逆命。而擅擬于大君也。今竟行之。是其禍之將大。而敗亂之且至也。于字亦作干字。干犯也。犯上作亂之謂也。初則干犯其上。繼則篡僭其位。故辭云然。夫武人者。聽命者也。觀于師卦辭可知。且六三猶居內卦。不得侵九五之位也。今以因時竊勢。挾貴傲衆。聚國家之師旅。爲一人之使令。其禍亂之來。豈獨虎之啞人比哉。

在彖辭有曰。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六三爻則曰。武人爲于大君。其義亦反。可見以剛而用柔者。君德也。以柔而屈剛者。亂臣賊子之僭也。大君之位。非人人能履者。况粗暴之武人乎。六三爻雖貴。以陰少

而貴。非真貴也。位既不當。貴爲僞也。猶武人爲君。非篡則竊。皆僞也。古之立君。合天與人。天子人歸。羣衆悅服。方稱爲君。非以力奪。以智取者。武人竊據。假力以迫衆。因勢以私己。猶盜匪之渠魁。安望其治平天下哉。是不得以禮成治。不孚于履之光明。明矣。雖幸據高位。偶僭君號。亦不過如眇之視。跛之履。逆命違道。災禍必臻。怙勇恃能。害殃必甚。故六三之凶。爲逆所召。與全卦之以順成吉者。懸殊。而聖人固知後世必有乘時竊國之武人。貪利遺害之國主。既悖履之貞吉。妄希事之倖成。故于爻辭明著其指。示其害。以爲天下後世戒。奈何天下後世之人。猶忽之。夫六三之象。乃全卦之隙。以此而後見全卦

易經講義
之用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仍本缺陷不全之意。而戒陰柔自傲之行。且以對證彖辭。示一爻之異于全體。所謂志剛者。言以柔求剛。而忘其分。故爲非分之干也。六三陰以成陽。則爲道。若反以乘陽。則爲逆。柔以弼剛。則爲治。若反以脅剛。則爲亂。蓋縱情者。必傾其中。逐物者。必殃其外。有德則禮治以成。悖道則害殃以啟。吉凶之辨。在乎克己與否。三

爻爲人爻之始。人事所重。本乾九三乾惕之訓。自无咎人亂位之凶。是在讀者明易教之深意。知民志之宜定。察履卦之辭。悉禮制之不可緩耳。虎本暴物。履其尾本險行。而或亨或凶。帝位本尊。履位本光明。而或不疚或干亂。個中分辨。要在細繹全卦之辭。而後得之。

宗主附注

履卦與歸妹相似。以履爲乾兌。歸妹爲震兌。而巽兌中孚亦近。皆取兌爲內卦用也。在履內卦三爻之辭。與歸妹幾同。尤可見二卦之用雖殊。而有相通處。唯履爲乾合兌。兌之上爻。一變即乾。故反履爲夬。則差乾一間耳。夬者缺也。快也。決也。由上而下爲決。由下

而上爲快。就本位言爲缺。以所缺者此上交。而自己以復則快達。自己以往則決絕。視其所行如何耳。履則與夬相異。則由乾以孚兌。兌以承乾。雖缺而在中。雖行而不似夬之上下達之遠。其氣易交。其道易至。其德易成。此名爲履。比人之所踐。不蹈于虛。不離于疏遠。不乖于契合。循序以進。堅守以立。而成其用。大其道。弘其德。致其功。故全卦取第三爻爲主位。明剛以柔用。陽以陰成。上下交孚。遠近密接。而有分可別。有階可登。升降自如。中正不亂也。故雖似夬而非夬之例。近歸妹而非歸妹之全。果用之而達神明。則中孚之道。卽由此大以化之。此履之爲致中和。在精脩之士所宜留

意。推之則同人大有之政。泰運之世。皆從此以見意。所謂內聖外王之道。莫不基乎履。故傳稱爲德之和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宣聖講義

此履九四爻辭也。在履卦彖辭已明示履虎尾之義。九四居上卦之始。爲乾剛之初。下接六三陰柔陽剛。兩不調協。比于九二。其德益健。其遇多懼。而乾行不息。在于兢兢自慎。朝乾夕惕。以孚陽剛之道。故爻辭亦以履虎尾爲喻。而以愬愬之態。終趨于吉。蓋本履險不危之義。而成乘剛自全之占也。夫愬愬者。自訊而无愧。內省而不疚之狀。

也。愬者口問于心。行副其誠之謂。凡人有屈抑不伸。冤苦莫白者。則愬之于人或天。必其心中不作。行事无欺。始堪用愬。苟情虛而德不實。志慊而意未誠。則愬者不見聽矣。是不孚于愬。今爻辭取愬之義。正以其內至誠。而外明德。雖險不爲災。危不動志。則愬愬之狀。以其本潔白之行。循篤實之途。有如人之有所愬然。而中心自平。遇物不懾。言行自信。接人无虞。以剛健不息之乾。而合悅澤有言之兌。介其間而休休有容。行其位而昭昭不昧。則其德可大。其業可久。以虎尾之履而終吉也。且愬愬者。有不能自己之狀。終吉者。有幾涉于險之意。以九四處卦中爻。介于上下。陽升陰降。不克自逸。退則涉于險凶。

而爲六三之占。進則卽于貞厲。而孚九五之道。故在爻辭。以行爲勉。以慎爲勗。愬愬不失。則誠可格天。終吉永孚。則德可化險。雖同一虎尾。而履之者或凶或否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九四居位在能篤實。以自進于光明。卽彖辭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之意。蓋全卦之用。在以兌之悅。成乾之剛。九四始交乾。乃履帝位之初。而愬愬終吉。以能不疚。而漸進光明。故志于行。此行字含二義。一則身進而榮顯。以履高位。孚天之道。一則德溥

而化行。以成光明。孚天之行。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天行健而不息。皆乾之象也。履以兌之柔。乘乾之剛。剛柔相濟。以成大用。乃聖人體天之道。承天之命。爲之君師。以治下民。而制禮度。以繩兆姓。此全卦取義。以柔用剛。以陰成陽。雖喻于履虎尾。而不犯其啞人之凶。比之聖人以禮制民。而不干民之怒。以德服衆。而能保其尊嚴。占者得之。爲澄清宇內。統一天下之象。而其始基。則在九四。以其進于九五近矣。故志行。言不可自止。以失其機也。後人釋愬愬爲恐懼。僅得其一義。蓋愬愬處恐懼之時。有坦然之志。居恐懼之地。有進取之心。乃能休休自得。昭昭自遠。不爲物蔽。不患情拘。故以九四之剛。而啟光明之

道。本六三之險。而勉上達之功也。

九五。夬履貞厲。

宣聖講義

此履九五爻辭也。九五爲全卦最全之用。亦成德達道之地也。夬履者。上達而幾及于履也。履之上下。互易爲夬。夬距乾差一間。今日夬履。言九五爻之于履。正如夬之于乾。又夬者。快也。決也。言至此。已快然自得。決然自任。更无猶疑遲顧之虞。亦无慊焉不足之感。履之用。至九五。已達于至善。故曰夬履。唯事之極者。易變。滿者。易傾。快則易失于驕。決則易失于愎。九五遇剛。又陽位獨居。陽則易亢。剛則易缺。

故以夫缺之義。而警其持盈保泰之宜有道也。其道維何。曰貞厲。貞以自抑。而就卑謙。厲以自勉。而益卓勁。蓋本乾惕之訓。而成行健不息之德也。貞則戒懼。不失其守。厲則超越。不乖其次。故能永保祿位。克孚明德之稱。長享元亨。克達泰平之治。此九五爻之占。乃聖治之成也。

在履卦九五爻。與乾九五亦近似。皆爲乘龍履帝位之象。其不同者。乾上下純剛。履上剛下柔。故德不同。而致用以異。由天道言。剛宜柔用。陽宜陰用。由人事言。尊以卑重。高以下重。在乾上九。爲亢龍有悔。以其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居危而不能自保。處尊而不能得衆。故履

九五以得正位。而志在貞厲。以履尊位而自卑。居高地而自下。以得民心。而保國家。此天道人事理之自然。非聖人故爲謙虛也。况履志自立。而禮本自謙。和衆必以德。成治必以誠。故貞厲之行。爲在上位者所必知。非獨履帝位也。卽富貴之人。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苟无貞厲之德。則爲物所役。爲情所蔽。必至身毀名裂。以蹈于禍。此貞厲爲成全人生之道。亦卽成其畜也。故處位正當不易。必有正當之行。而後保其位。履地尊嚴不易。必有尊嚴之道。而後保其地。貞厲者。所以保之之道。與行也。禮者。所以行。夫貞厲者也。唯自貞則不濡其志。自厲則不溺于欲。此履全卦之所以成用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既有其位。復有其道與行。謂之正當。誰曰不然。故履之成用在禮治。而禮樂之制。必以其位與德。中庸已釋之矣。故位正當一語。所關至重大。非如此不足以語于履。不足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有位有德而後至焉。此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之謂也。雖有夬履之辭。實重在貞厲之義。乾之用以坤成故也。夬者由坤復乾之階。而上爻一陰。即坤之德所見。履之主用在六三爻。三五同功異用。一陽一陰恰相得。故尤爲正當。而處其位者。固不容不自貞厲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宣聖講義

此履上九爻辭。言本爻之德用。亦全卦之終義也。履者天地間一切所履。不唯人物遵循之道。凡天地日月。山河草木。有動有靜。有生有化。有分合遷變。有升降往來者。莫不有所履。无履則亂。亂則不復。共存共育。故履者道也。道之所行也。如車之有軌。室之有門。皆有定也。出入必由。往復必經。不可踰越。不可造次。亦非有爲之限也。非有驅之使然。迫之使就也。故比諸人之履。其動止提携自如。而不得棄之不顧。其用既有定。則其爲道也一。其德既同載。則其爲功也大。一則

通于一切。而无不適。大則包于一切。而无不宜。蓋上下同行。生化一
致。精粗共聚。久卒齊途。造化之門。真元之府。萬一之所彙。形神之所
同也。故有始有終。有往有復。而一以納之于履。上九履之極也。納之
盡也。所賅者衆。所指者寡矣。而爲軌不二。爲門无歧。出入之也。視夫
所之。往復之也。視夫所至。故曰視履。言履有定。而行无窮。視所行以
決其履。或履而上。則通乎道。或履而下。則達乎器。其履自一。其至萬
殊。此即履之所以爲履。而上九視履之有由來也。卦以兌承乾。上九
卦之極也。亦乾之終也。極則无可再進。終則无可再續。而道也。極而
无極。履也。終而无終。蓋終極者。生化之端。无終極者。道德之載。故天

地長壽。神氣永存。此所謂考祥也。考者。壽无盡期。祥者。福无盡量。以
視所履。而上達者。則其所成。同乎行健不息之道。而无終極矣。若所
履而不及此者。則終必有始。極必有變。序盡則轉。數至則回。物之生
者。期盡而化。道之流者。途窮而改。此往者必復。去者必歸。无一息之
可停。无一物之不變。此循環之數。亦造化之機。寒暑周而歲遷。南北
回而地轉。其要在于環行不絕。輪回不斷。故爻辭謂之其旋。旋者。循
環也。輪回也。有期以定之。其期古通用。言至期則旋也。然對考祥言。
亦可作指名詞。謂其不能長生者。則屬于輪迴耳。輪迴者。數也。數有
吉凶。視其所履。如履而遵道不失。順天不違。則純乎物極之變。數盡

易經言解
之化亦孚元吉之占。蓋依乾陽大生之德而體乾元永亨之用。故曰元吉。乾元所至。吉利之孚也。

又上九爻以陽剛之極居卦位之終。剛極易折。陽極易亢。以中道言之。宜節其太過。制之合度。故有視履其旋之語。視其所宜而定其履。因其所折而勉以規矩。則剛能柔用。陽能潛沉。以孚于九五貞厲之門。而戒于六三凶咥之訓。則上九極而不害。過而還中。旋亦還也。乃孚祥吉之占。而達視履之道。正如聖人制情以禮。節欲以道。不過乎物。永執厥中。卽爲止于至善之功。而克順天全性者也。故考祥者爲全性以全生。元吉者爲順天以獲祐。天理人事相調無間。則成德達

道不犯于惡。不干于禍。其視履之義。本諸乾惕之辭。而自戒懼。有若十目所視之嚴。而遵非禮勿視之旨也歟。故上九一爻。所處位易危。而轉得吉祥。所憑勢太過。而反得中正者。實基于乾元之道。而能以乾上九之亢。自行九三乾惕之功也。乾元者陽精之見也。其象光明。故能履帝位而不疚也。誠以乾下接兌。悅澤有容。剛柔得中。不與其前進无止。而求于自反以誠。樂善自脩。迪吉自如。而能成履大用。以達乾之元亨也。且上九爲全卦之終。居易變之地。反則爲小畜。進則爲泰。小畜以求養而全生。泰以順天而獲福。皆基于履之自卑自克。無過无驕。故以貞爲利。以元爲亨。先儘在己。而後及其人。先省于心。

而後推之物。人已同成。物我交泰。所謂一誠格天。至善化物。莫不由于心志之貞勵也。故放之則爲明德。爲大同之治。收之則爲至善。爲天性之功。二者一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卦之稱元吉者。如坤如泰。如離如大畜。如損益之爻辭。多屬二五當位。而履獨在上九。故曰在上。蓋履之元吉。正以在上爻而得占之。履者足所踐也。下也。已善其下。天福其上。昭德不二。凝道以升。止善不違。全生以復。在復初九。以元吉稱。正此義也。

人能克己復禮者。天必予以福。元吉在上。猶云福自天申也。元者乾元。天之氣也。凡稱元吉。皆天所予之吉。言自然大吉也。无不吉也。大有慶也。天且祐之。其慶之大可知。大者至也。亦通泰。言履上九進而占泰之慶也。又大有爲離合乾。火天大有。爲昇平之世。光明之象。履之中爻錯離。六三恰與上九對應。是體乾而用離。故有光明之稱。而兼大有之象。以上九在位者。一人之慶。兆民賴之。故曰大有慶也。所謂慶者。卽考祥元吉之指。考祥元吉。非僅一人之福也。總之履之大用。在全人生。定民志。平治天下。故終以大有之慶。言克成其用也。且大有者。富之至也。畜之豐也。以履上九而成小畜之用。其旨尤可深

思矣。讀者要合全卦爻辭詳細觀之。方知聖人因易制禮之道。與夫以禮致治之功。無論爲大同。爲小康。其必由禮一也。而上九一爻。所志大有。固重在致世大同。然人事如何。則視其德。故有視履之語。而要則在其旋二字。皆指人事也。數雖包舉巨細。而所由則在人。道雖兼賅本末。而所至則在德。此履上九爻辭含義極廣也。

宗主附注

履卦講極詳。閱時亦久。爲欲禮教復興。而救人民水火也。亂世反正之道。在先定民志。定民志在先辨名分。此履卦本旨。即治道本義。无古今中外之異也。試觀歷來治亂。即可知民志定否。所關特

大。而定民志者。有政令以致之。法律以齊之。其根本則禮教是也。政令法律。定其外而已。禮教則定其內。志在內。故履主貞利。以孚于中和。乃王道之大則。聖治之楷模。禮教不興。政法无用。雖定于一時。而不能久。定于一方。而不能遠。爲齊其末。忘其本。雖智勇不足以謀其成。不必以前史爲鑑。目前之事。亦可質證。物質文明。乃禮教之害。然禮教之成治。又何嘗不計物質哉。不過主客異位。本末異用耳。履與小畜。相反相成。二者合而開泰運。其效豈俗人所知。故大同之世。見于禮經。由禮以達之。正其捷徑也。

又曰履卦在先天卦位。六十四卦方圓圖位。均與乾兌相接。如謙

之與坤艮也。履本以乾兌合成。由乾而兌，爲化行。由兌而乾，爲復始。今履兌在乾下。六爻由初至上。始終之序。正合返本還原之義。此卽復始之道。言萬物由此以歸于初。人道由此以復于性。故爲禮之所仿。克己復禮之仁也。仁者人也。禮者履也。在德爲仁。在脩爲道。在化爲生。在治爲太平。皆一以貫之。觀諸履上九爻辭，卽可見其旨意。蓋人之有生。有始有終。不隨化以輪迴。則由脩以復本。此上下兩道。足以包盡之矣。履卦所取。亦卽賅此二義。生生有序。成道有階。一圓貫通。萬緣俱至。脩之成者。復歸于天。而長生久視。生之化者。結緣于命。而旋轉循環。以善爲行。則吉祥隨時。以性爲

本。則乾元自在。此天人兩盡之道。形神同樂之途也。故其爻辭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生者不盡。而壽者无期。人物之命。皆歸于履。豈不大哉。

87B
87C